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一

學海堂

經韻樓集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六經猶日月星辰也無日月星辰則無寒暑昏明無六經則無人道爲傳注以闡明六經猶義和測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孔子既沒七十子終而經多歧或漢初儒者各述所聞言之詳矣而書不盡傳迨鄭康成氏囊括百家折衷一是其功最鉅而其要在發疑正讀其所變易其所彌縫蓋善之善者也顧鄭氏於六經不盡注自是而後南北學者所主不一唐人就所主爲正義焉貞觀中有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唐以前各家經本乖異立說參差皆於是焉可考又有顏師古奉勅考定五經凡正義中

所云今定本者是也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於是或
合集爲十三經注疏凡疏與經注本各單行也而北宋之季合
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
將以便人而其爲經注之害則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
者尙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
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爲孔穎達賈公
彥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改一就
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
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抄矣有求宋
本以爲正者時代相距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
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
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胷中未有真古本漢本而徒
沾沾於宋本抑末也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費所同也或問曰宋晁說之
之言曰費氏始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然歟曰非也聞諸東原
師曰儒林傳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
上下經蓋謂費氏易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
言如左氏傳初出學者徒摘取其古字古言至劉子駿始用以
釋春秋經也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
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孰謂費氏之書早改竄十二篇如
王氏輔嗣之書也哉然則改竄十二篇放於輔嗣乎曰放於鄭

後司農何以證之魏志淳于俊對帝曰鄭元合象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可證也然則鄭之書與輔嗣同乎曰不同鄭之書象大象文言附於卦辭後王所同也六爻象辭總附於六爻經文後王所異也何以證之孔氏沖遠正義於坤初六曰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不言輔嗣以前已各附當爻下也然則朱子云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說不然乎曰不然也何以證之魏志魏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云今象不與經文相連者蓋謂漢石經之屬自若十二篇也云注連之者謂鄭注本則象與經文相連

象傳

在六爻爻辭之後亦是相連非獨象辭是經文也

如今本至哉坤元屬於東屯喪朋安

貞吉也然則鄭本可知矣且孔沖遠於坤卦不言象象文言本在六爻經辭後而王移之然則鄭本逾可知矣然則鄭本之乾卦同於輔嗣乎曰以魏君臣問荅求之鄭之乾同於輔嗣坤以下惟小象不析爲六耳然則輔嗣何以於乾獨不從鄭也曰以存古也三聖之辭每卦中依其時代不倒亂其先後晉汲縣所得周易上下篇無象象文言繫辭是也然則宋呂氏伯恭因晁氏嵩山古易八篇參考傳記定爲十二篇朱子本義從之其不韙於鄭乎曰不韙鄭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故分附之如就禮經爲注分小序故訓傳散附毛詩之比假令學者不憚煩勞分三聖之辭先後諷誦乃後博觀注說固鄭所深取也方喜之不

暇而又何尤焉朱子本義一書自明時爲妄庸人割附程子易傳不獨變紊十二篇抑使朱子文義多有不可通之處寶應劉君餘齋有憂之爰取宋本附載呂氏音訓重刊行世尊功令也尊朱子也王裁以謂此非宋易而真漢施孟梁丘費之易也執十二篇之舊以尋求漢易學於已墜餘齋之功豈淺鮮哉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王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廁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

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旣亡孤行取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芣苢漢

廣汝墳蝮蝮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亡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豷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眾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踏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復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復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媾繇縟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復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復舉而轉寫又多譌媾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畧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燭也

讀詩序禮經二注

詩序曰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注云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各本皆無文王字惟殿板引蜀石經有之愚初不謂然以大王王季正蒙上諸侯言若文王受命則所謂王者似不當仍系之諸侯也既讀禮經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注云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

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遂歌鄉樂注同皆以周南召南分屬文王及大王王季與今本詩

序注無不合矣既又讀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昔大王王

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俗本無此四字李如圭本有之明嘉靖本有之

今黃不烈所藏宋板經注有之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四字惟李如圭本有之

乃宣周南之化周南下各本衍召南二字惟李如圭本無之惟求其故蓋俗本作躬行以成王業刪去召南之

教四字併入於此耳其善本復古者則又但增召南之教四字於上而不知刪此召南二字惟李本乃為最善本其德

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據此注與

飲燕注畧異蓋彼舉其大凡此為詳悉文王未三分有二未受

命為王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教亦諸侯之風也召南詩序

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教

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於大王王季繇之序曰繇文王

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然則注詩序云斥大王王季文王

正與鄉射注合李善注文選毛詩序全用鄭注作斥大王王季

文王也知古本如是倘無文王二字則召南十四篇豈專為大

王王季而作乎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

後之大妣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

大妣皆是也詩謚云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

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

德為首夫后妃夫人之德皆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故約之曰

先王之所以教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妣一人而

兼后妃夫人之稱朱子詩集傳乃以鵲巢采蓂之夫人係之南國諸侯顯非序意而又云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小序之言得之矣豈不誣哉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注禮作詩謚則曰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為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為諸侯文王之德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小大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之而已矣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軻以下曰軌

此詩古本作軌从車九聲釋文曰舊龜美反是也唐石經作軌

从車凡聲蓋由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冲遠正義襲其說改經作軌辯其非軌謂寫者亂之唐石經從之耳軌之訓車徹也軌之訓車軾前也孔氏謂不濡軌斷非不濡車徹軌之見少儀者謂車轄其字當作軾作軌乃誤字又非此詩之用以所據毛傳由軻以上之文求之軻上於軸輿上於軻軌於輿最前故定為由軻以上曰軌此陸氏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然與牡為韻音既不齟軻雖下於軌然云由軻以上曰軌亦未安 朱子詩集傳江慎脩戴東原師皆仍作軌而又不能言其義謂濟盈水中不濡陸路之車徹語甚無謂也惟李進士成裕王觀察懷祖言之近理成裕曰軌自有一義一則車徹也一則車轄頭也少儀祭左右軌謂轄頭不必作軌此唐以前舊說見於釋文孔

冲遠所駁者而成裕取之似近是矣但韞下於輶不得云由輶
 以上故懷祖云李說能正唐以後之誤據今本云由輶以上為
 軌軌非輶上之物不可通蓋傳文本作由輶以下為軌車軸在
 輶之下兩端出轂外者謂之韞頭又謂之軌釋文云軌舊龜美
 反謂車韞頭也蓋古本皆作由輶以下為軌故訓相傳為車韞
 至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遂疑軌為輶之譌二君精
 思卓識不可及矣愚謂凡云以上以下者皆正直言之非迤邐
 言之上章傳云由輶以上曰涉謂輶之上帶之下淺深不定皆
 涉也云由帶以上曰厲謂帶之上心之下淺深不定皆厲也今
 謂軸下於輶則韞亦下於輶是迤邐旁行言之與陸孔所謂軌
 高於輶者皆高庫甚微又皆表行非正上正下懷祖正由輶以

上為以下誠是矣而未得以下之解訓軌曰韞恐雖古說而尚
 未得其實也軌之文雖在而軌之義則訓為車徹車徹之訓出
 於說文本無不是而俗僅以地上兩輪之迹釋之兩輪之迹出
 於徹而非徹猶迹出於履而非履也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段
 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
 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蔽與固皆不可以治經於軌徹字徹之
 矣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輪之間成扁方
 形是曰軌軌之上為輶輶之上為輿由輶而軸而下至地考工
 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輶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溪過
 軸而至輶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輶為高下之節曰
 由輶以下曰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陜

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毛公曰由軌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所謂軌崇三尺三寸也毛不言兩輪之間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陋也凡軌有言廣陋者如涂度以軌是也有言高下者如濡軌滅軌是也滅軌見晏子春秋曰其深滅軌文選懷舊賦轍含過於有兼高廣言者如穀梁春秋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曲禮所謂驅塵不出軌也中庸曰車同軌蓋亦兼高廣言其軌之崇其徹之廣必如考工記所云所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也軌之言矩軌物之稱由此起軌音同九九之言聚甌匣之字由此而生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老子曰當其無句有車之用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軌以為言少儀言左右軌何也輪內之稱用為輪外之稱左右

軌即周禮大馭之兩軌也軌者轂末小穿轄者軸末皆中於輪故鄭以轄釋軌亦謂之左右軌者以其高下之度外內正等者而言鄭注少儀云軌與軌於車同謂轄頭也謂其高畧等耳詩正義云少儀之軌當作軌非是是故由軌以下曰軌自其裏言之曰左右軌曰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

高氏云兩輪之間曰軌去輪言之則車人徹廣六尺自其裏言空處連輪言之則禮記之左右軌也之匠人注徹廣八尺自其表言之孟子曰城門之軌左傳曰下視其徹自其軌徹所輟轍之迹言之左右軌及城門之軌下視其徹皆軌徹之餘義也舊說詩者謂車轄頭此以餘義廢本義而不知左右軌之名起於輪閒軸下空方之處兩旁可稱左軌

右軌不得徑稱軌也宋人注經於詩曰車徹也此雖同說文但說文謂輪閒軸

下曰徹朱子則謂輪迹詩正義云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詩釋文云軌車轍也皆

謂車迹為軌轍知唐陸氏孔氏早不解軌轍字於孟子曰軌車徹迹也此一處不誤但迹上當有之字

於中庸曰軌徹迹之度此言車制不言迹也迹之所以同者由於制之同立文不當言迹又以

取後之餘義說經而不自知逐末忘本有當有不當也李善注懷舊賦

徹含冰以滅軌引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迹曰軌此亦以餘義說本義也此篇詩傳四言禮義以不

濡軌喻禮義之防尤為顯白云濟盈不濡軌者謂凡渡盈水決

不渡濡軌之盈水不及軌者乃可渡違禮義不由其道猶濡軌

而渡之矣亦猶雉鳴而求非其牡矣云求其牡者以刺求非其

牡也與不濡軌皆正言之也毛傳不獨由軌一語有譌字以下

亦恐有奪文毛公立文至為精覈段令經是軌字則傳當云車

軌前謂之軌段令經謂車徹迹則傳當云車迹謂之軌段令經

謂轉頭則傳當云車軸端謂之左右軌而皆不爾故可因以知

軌之本義說其源流旁通諸經以為後學持贈俾明訓詁之理

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云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

也今按結訓屈與王逸注楚辭結訓旋正同謂旋其西征之

軌而東鄉與還轅同意非謂車迹也蓋張揖已不知軌矣周

禮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即方軌之說方者竝也竝

九軌竝七軌竝五軌涂廣如是豈計地上迹耶

皖字攷

今毛詩有三皖字一歆風睨皖黃鳥傳曰好兒一杜杜有皖其

實傳曰實兒一大東皖彼牽牛傳曰明星兒釋文皆華版反杜

杜釋文曰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南宋刻毛詩傳箋有非字其正

文作有皖其實皖實兒此古本也惟陸氏經文作皖故釋文云

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倘經文從目則不當先白後目矣今本釋文乃改作睨從目而刪非字由改經傳從目則勢必出此耳大東今經傳亦作睨而廣韻二十五潛院戶版切明星也睨戶版切大目也此非唐韻所據大東作睨之證乎凱風之作睨亦恐後人所改五經文字雖無睨字然目部曰睨見詩睨見禮記則其所據詩不作睨可知也檀弓曰華而睨釋文亦云華版反鄭注說者以睨為刮節目字或為刮此五經文字所謂睨見禮記也釋文曰孫炎云睨漆也然則叔然謂檀弓當作罔與攷睨睨睨三字皆不見說文而時俗任意通用大約古作睨或作睨又為睨即如地理志廬江郡睨縣漢書宋本作睨從日今本作睨從目而廣韻睨縣名胡管切集韻類篇皆云睨縣名在廬江戶管切後漢郡國志亦作睨此皆字誤而從日者也集韻類篇皆云睨吾官切地名在舒通典作睨音思此皆舊本漢書之從白者也今本漢書作睨則亦校讎者以睨改睨也睨本說文所無而徐鉉謂睨即睥之或字增此篆文未詳所據今經典及地理志皆宜依毛詩釋文作睨從白音戶板反不當從目尤不當從日

炮魚異字說

詩言炮者四瓠葉闕宮是也言魚者二六月韓奕是也多以為偏旁小異而不知本有二字瓠葉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傳曰毛曰炮毛下當奪燒字說文曰炮毛炙肉也鄭注禮記曰裹燒曰炮禮運以炮以燔以烹以炙內則炮取豚若牂割之剝之實棗於其腹

中編萑以苴之包也塗之以堇塗炮之塗皆乾擘之蓋炮必連毛故闕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闕宮作魚乃誤字也魚乃蒸煮之名其異體作魚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魚六月韓奕皆言包鼈鼈無毛非可炮者於蒸煮宜鄭注禮經大射儀言炘鼈膾鯉宋嚴州本不誤宋本單行儀禮疏不誤內則言濡鼈濡同膾膾爛也鼈斷不可言炮毛詩作魚與炮異體蓋古本相傳如此乃魚之古字也魚之語如今言煨俗語如烏炮字火在旁故魚火在下以別之說文有炮無魚蓋本兼有二字如袞袍螿蛾棗棘東杲杳之例而刪其一魚或變爲魚又變爲炘包聲缶聲古音同在尤幽部集韻四十四有魚包二形同俯九切蓋於韓奕正義得之廣韻集韻五爻炮魚二形同蒲交切誤也經典

釋文包字不作音亦誤說文表下云炮炙也以微火温肉此炮必魚之誤魚炙者以魚法爲炙非炮也炮下云毛炙者連毛燒之以爲炙非燒肉之炙也炙下云炮肉者炮肉非炮毛也自說文失去包篆誤認炮魚一字而其義晦久矣肉加於火上曰燔貫肉加於火曰炙生民作烈煮之鑊曰烹凡炮燔炙繇繇不用鑊魚煮烹烝用鑊

大射儀羞庶羞注有炮膾膾鯉雉兔鷄鴛釋文炮薄交反或作炘魚同音缶此陸本作炮而附炘魚字也賈氏疏曰知有炘鼈膾鯉者按六月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又云飲御諸友魚鼈膾鯉故知有此也此賈本作炘而釋以六月之魚也賈疏單行宋本今現在黃氏丕烈所今注疏則炘譌炮魚亦譌炮矣六月

字作魚正義不言魚同魚而韓奕魚鼈鮮魚正義曰按字書魚
毛燒肉也此句誤魚蒸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魚然則魚
與魚別此句誤而此及六月云魚鼈者音皆作缶舊作然則魚與
魚以火孰之謂烝煮之也據此疏則魚別於炮而音缶與魚同
字賈云音皆作缶者必據漢魏六朝相傳舊音而言陸氏於二
詩不云魚音缶於禮別魚魚為二字疏矣孔正義引字書炮毛
燒肉也魚蒸也所謂字書即說文說文本有魚字而今佚之

擊中氏任解

擊者何國也中者何仲也古多假中為仲仲氏者何男女異長
於女之第次為仲也仲下言氏者何氏者分別之詞也別之於
伯叔季也男子以氏分別之孟孫氏叔孫氏是也女子以長第

分別之戴嬌大任之言仲氏是也婦人以伯仲為字稱其字以
別其人也春秋魯女言伯姬叔姬親之也他國女來為夫人言
姜氏風氏妘氏者畧其伯叔言氏以尊之也亦以姓別之之詞
也任者何姓也任之姓始於黃帝十二子女必稱姓者男女辨
姓之禮著其姓以別於夫之姓也男子重氏故曰孟孫氏曰叔
孫氏舉氏可辨其宗女子重姓舉姓可畧其氏然則何以男子
氏冠於名之上女子姓著於下也屬辭之道也婦人或以其父
氏為稱如東郭姜是也或以夫為稱如夏姬雍姬棠姜是也或
以字稱如伯姬叔姬是也或以諡為稱如文姜宣姜莊姜是也
或以所之之國為稱如宋伯姬齊王姬是也或以本國為稱如
王姬陳媯是也假而以姓冠於上姓大氏小是女得稱姓而男

子反不得稱姓假而男子以姓冠於氏則文大鯨假而女子稱氏不稱姓則先王所謂百世昏姻不通者同姓也非獨同氏也故著之於下以該稱國稱伯仲稱父之氏稱夫稱諡諸文辭皆必約之於姓此古者立文之深意曰摯仲氏任來嫁于周不曰摯任仲氏其爲言卽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所本也男子先氏女子後姓別於男子也經本作中傳本作仲互易之者非也

詩執熱解

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公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正本北宮文子語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滌沐

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潔其體以求涼快者乎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作詩示宗武云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謂爾等不避暑熱忍耐煩促而爲伐木禦虎之事也與下章信行遠修水筒詩觸熱藉子修同意又有熱毒簡崔評事十六弟詩云開襟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不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激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湯去聲

奚斯所作解

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魯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作此闕宮一篇其辭甚長且甚大萬民皆謂

之順也作詩之自舉其名者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
詔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烝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併此篇
爲五云奚斯所作卽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
是若卽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
作詩之云以作爲韵故不曰作誦作詩耳漢人言詩者無不如
是偃師武虛谷援揚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
之文度尙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
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證文選兩都賦皋陶歌虞奚
斯頌魯注云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分釋二句
甚明學者多謂毛詩與韓大異毛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
是廟也愚謂毛詩廟字必詩字之誤傳之原本必重舉奚斯所
作而釋之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詩也翦割毛傳者盡去
其複舉之文則以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
也相聯爲順而改詩爲廟此其與韓不同之故以奚斯所作上
屬者乃鄭箋之說非古說也鄭箋之異於毛者多矣不當提而
同之也毛傳之辭最簡假令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連文毛如是
讀則斷不注之曰奚斯作是廟矣毛傳旣訛鄭箋乖異而顏氏
家訓乃云王延壽靈光殿賦陳思王承露盤銘序謂此詩爲奚
斯所作於義乖矣洪容齋復揚其波其故總由將新廟奕奕二

句連讀豈古人離經之法哉且路寢新廟竝言而下句乃單承廟字云作是廟於文法亦未協也信其爲作是詩之誤矣且以經文言上孔碩言宮室下孔碩言詩歌乃無複贅

揚雄法言云正考父常晡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晡正考父矣按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十二篇非正考父作也子雲當云奚斯晡尹吉甫古今註併謂奚斯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亦誤也

奚斯所作解下

或問曰如子之言鄭箋乃謂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鄭何以易毛曰鄭之意詳於謚矣其言曰成王時封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

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偏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鄭意作頌者作魯頌四篇也駟之篇義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定本此下有僖公字則以是字句矣史克所作謂四篇也故不當

闕宮獨爲奚斯所作此其所以釋奚斯所作爲修寢廟非作闕宮詩其釋新廟爲姜嫄廟者欲回顧首章故謂此新廟非春秋新宮之解也鄭意不瞭然可見乎但奚斯所作三句相屬與家父作誦孟子作詩吉甫作誦皆四句相屬文法一例而詩篇義史克作是頌系之牧於坰野之下則是者是駟篇也安見可爲四篇所共乎下文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皆分著之矣行父既請命於周諸臣皆得為之不必皆克所作正義云史克作是頌不指駟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官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輩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漢人謂闕官為奚斯作此語濫觴於顏氏家訓以附會康成而不謂四篇皆奚斯作非詩序及毛韓古義

毛詩采入其阻說

商頌采入其阻毛傳曰采深也箋云采冒也冒入其險阻各本皆同今按毛鄭異字毛作采即說文之突字也鄭作采即說文之采字也二本不同而同之蓋陸氏釋文之過也說文穴部曰窞深也从穴从火从求省此義本諸毛傳网部曰采冒也从网

米聲詩曰采入其阻此其字其義皆與毛異與鄭箋同蓋毛詩固有異本如同一周禮故書而不妨有異許鄭所據毛詩作采與毛所據作采固不同與一曰今說文多經後人改竄陸氏所引說文冒也今說文作周行也不可通然則詩曰采入其阻六字安知非後人羈入許所本無許采下曰深也固即殷武之毛詩毛傳也鄭於毛詩改字多不云某讀為某某當為某此經依三禮之例當云采當為采字之誤也省文不言但曰采冒也而已魏晉以後不知其字不同采冒也改為采冒也而陸釋文仍之毛鄭同一采字同面規反不知面規可切采不可切采當式針反采可訓深不可訓冒采深於疊韻得義采冒於雙聲得義采而面規切是以采音為采音也采而訓冒是以采義為采

義也一則毛字毛義而非其音一則鄭義鄭音而非其字牛頭馬脯學者習而不察張氏五經文字經云眾采音彌上說文下釋文相承隸省見詩由是此錯鑄成矣夫采者窳之隸省一省爲采再省爲采如淡之一省爲深再省爲深也玉篇曰采亾支切一作采廣韵曰采武移切一作采皆未嘗曰一作采是皆知采之在侵韵不在支韵至集韵類篇而眾采采三形同字在支韵蓋襲經典釋文五經文字之誤而然學者莫之或省也讀毛鄭詩者不但當求其義之異亦當求其字之異如可以樂飢毛曰可以樂道忘飢鄭曰泌水之洋洋然饑者見之可飲以瘵饑樂瘵各字亦未嘗有樂當爲瘵之云可證此經采眾蒙混於陸亂於張而成於集韵類篇今說文有詩曰采人其阻者淺人所增也開成石經作采者彼不載鄭箋作采無誤也但此從毛不從鄭衡門從鄭作瘵不從毛作樂其例不一

今改正釋文云采式針反毛云深也鄭作眾面規反鄭云冒也說文采作突眾作眾計唐以前音義必有不誤如是者近刻朱子詩集傳字作采冒也不采不眾愈令學者失據漢隸淡或作深或作深然則突之隸變必亦作采作采可知也毛詩采字蓋漢魏相傳如此而一切字書韵書不收致毛詩古字付之不可識說文古義付諸不經見寧知說文水部淡下但云水名而不列淡淺之義由許意淡淺本字作突不作淡也其曰突淡也此直書毛傳爲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如鳥下曰誰也亦是

鄭字異毛字者又如以歸肇祀毛云肇始也鄭云肇郊之神位也鄭意肇當爲周禮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說文之兆也又如受命不殆毛無傳鄭云不懈怠則毛作殆鄭作怠 肇域彼四海鄭云肇當作兆則毛作肇始也鄭作兆兆域也於此云當作兆其例不一

伊雒字古不作洛故

今學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久無有知其非者矣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載於經典者畫然漢四百年未嘗淆濶至魏而始亂之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畧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此黃初元年改雒字之始曹丕欲改佳从水而先以漢去水加佳爲解竟

若漢以前本作伊洛而漢始改之者漢果忌水則國號漢者將何說乎卽如顏籀云光武以後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漢而改洛乎攷之六經詩曰瞻彼洛矣毛傳曰洛宗周漑浸水也此卽周禮之雍州其浸渭洛與伊雒了不相涉也周頌序曰周公既成雒邑其字釋文尙作雒也周易曰河出圖雒出書王肅本未嘗誤也王弼作洛正魏人用魏字也春秋經文公八年雒戎三經皆作雒左氏傳曰遂會伊雒之戎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曰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二塗使祭史先用牲於雒曰司馬起豐析

與狄戎以臨上雒八字皆作雒不作洛其在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熒雒正義本不誤釋文本誤洛逸周書職方解漢地理志

述職方皆用周禮之文二字皆分別較然而淮南鴻烈墜形訓

曰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

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雒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

字一作洛一作雒亦分別較然與周禮合是亦見古二水二字

之分矣或者謂尚書禹貢洛字五見康誥洛字一見召誥洛字

三見洛誥三見多士三見書序再見此非字本作洛之證耶曰

此衛包不學無術謂雒古字洛今字以今改古也而其繆繇實

自陸德明顏籀始陸氏於周易周禮皆作洛而洛出書音義乃

用漢家以火德王故從各佳之語周頌音義雖作雒音洛而亦

云後漢都洛陽為水德尅火故改為各旁佳是誤謂周時本作

伊洛而其於尚書之本作雒作洛未可知也今尚書音義乃宋人所亂師古

則又有甚焉者其注地理志也於河南郡雒陽下云魚豢云魚豢

作魏畧記魏黃初元年詔語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

武以後改為雒字也於是乃知班氏地理志二字本不亂師古

乃擅改志中禹貢之文何以知班氏本不亂也上雒下曰禹貢

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穀城下曰禹貢瀍水出晉亭北

東南入雒盧氏下曰伊水出東北入雒鼂池下曰穀水出穀陽

谷東北至穀城入雒丹水下曰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新安下曰

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此豫州之雒也歸德下曰洛水出北蠻

夷中入河懷德下曰洛水東南入渭直路下曰沮水出東西入

洛此雍州之洛也其文明言禹貢雒水出冢領山尙前文稱禹貢者皆洛字不作雒字則此禹貢雒水前何所承乎何以云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乎是可以知小顏信不之言謂漢改洛爲雒因謂三代本作洛取志中禹貢盡改之以合不說然則河南雒陽豈光武始作雒陽西漢固作洛陽乎西漢作洛陽則所作者西漢史也何必用東漢字乎曾不思一篇中首尾舛逆之不可讀乎又何以改禹貢之雒爲洛而職方不改乎又何以五雒字改其四而伊雒瀍澗獨不改乎將毋率意點竄之未能周使其參差者與後人以指摘而聖經之舊幸可思而得歟衛包之妄改師古爲之先導也據隸釋石經尙書殘碑多士篇兩茲雒字太史公書夏本紀述禹貢周本紀魯世家述周書字皆作雒今文尙書之不作洛可知也周禮天官序官注引召誥大保朝至于雒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古文尙書之不作洛可知也凡六經伊雒之字可考者有如此師古不信古經班史輒用曹魚之言改之其他經史如國語伊雒之皆爲洛史漢或一篇一簡之內雒洛錯出皆寫書者之譌亂不可枚舉也夫羣言淆亂必有片言可以折衷者許叔重說文解字洛篆下舉雍州之水不言豫州之水豫水果古作洛也何不用漳篆竝舉三漳之例乎此所謂片言可以折衷者也若水經本有洛水雒水二篇今則洛水篇亡雒水篇乃作洛水東原師說水經乃魏人所爲不誠然與蓋亦魏人用魏字與酈注中亦引去水加佳之語未免爲英雄所欺也

周禮漢讀考序

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二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一百六韻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窮其條理玉裁昔年讀詩及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質諸天下今考漢儒注詩禮及他經及國語史記漢書淮南鴻烈呂覽諸書凡言讀如讀爲當爲者其音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漢讀考詒同志先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徽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据祕逸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

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畫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達大行人所諭聽者漢四百年閒瞭然眾著魏李登以成書沿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厓畧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治經難矣

書周禮漢讀考後

爲此書時方受橫逆之害自謂大段無誤也錢唐王生國章於嘉慶戊午刻成偶一復閱則已有未確處如輪人注云廉絕也輒疑絕當作脛抑知廉同熾火絕也記文之外謂火內謂火所燦處旁謂火所不燦處挫謂槁腫謂暴槁暴見雖弊不歎條其外火雖不絕而燦處無虛耗不燦處無朕起此用火之善也說文云熾火燦車罔絕也不善讀之疑是將車罔燒斷故欲改爲脛字今按熾訓火絕正與熾訓小水中絕同意改脛非也又大司馬鄉以州名注云鄉則南鄉旣東鄉爲人是也惠天牧氏據廣韵一東下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疑人是賸字愚初疑東鄉爲人卽左傳向爲人而未得其證今按左傳文七年正義云世本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矐是則左傳鱗矐世本曰東鄉矐左傳鱗朱向帶向爲人皆桓族也然則世本之東鄉爲人卽左傳向爲人無疑鄭注必出世本廣韵引世本奪人字耳因記於此以見古書難讀搜討無盡

某讀爲某誤易說

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鉏館杜子春云鉏讀為菹菹藉也書或為菹謂鉏一本作菹予謂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此文義

極明菹訓藉與說文解字菹茅藉也正合今本改云菹讀為鉏鉏藉也則不可通蚺氏士二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蚺讀為蚺

蚺蝦蟇也月令曰蝼蚺鳴故曰掌去鼃鼃蝦蟇屬書或為掌去蝦蟇予謂蚺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蚺乃短弧與

此文義亦極明說文解字則不用先鄭說謂蚺又作蚺短弧也今本改云蚺讀為蚺蚺蝦蟇也則不可通士駟鄭司農云駟讀為訓謂以遠方土地所

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予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此文義亦極明夏官訓方氏注亦云訓道也今本改訓讀為駟則不可通司

服希冕鄭注希讀為希或作希字之誤也希冕者刺粉米無畫也此文義亦極明與皋陶墓鄭注希讀為希希紱也見尚書正義正

合廣韻引祭社稷五祀則用希冕今本改云希讀為希或作希字之誤也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詞几為依神也鄭注詞之言

同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改同之言詞以易識之字更為難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道里悠遠山川諫之郭

注諫音閒是即讀諫為閒明古假借法也顏氏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為閒可證今本作閒音諫則非呂氏春秋卷一仁

注仁讀曰忍行之忍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正文作忍注作忍讀曰仁行之忍也則不可通西京賦烏獲舡鼎李善注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舡與扛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權

勇字从才見毛詩盧令鄭箋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權與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又譌舡而不可通已上諸條皆因先用

注說改正文嗣又用已改之正文改注如改經文之鉏為菹則注鉏讀為菹不可通乃又妄改云菹讀為鉏是也於是如跋籛如首尾衡蹙字與義不謀上與下不貫矣自陸德明作音義之時已襲此誤本而不省願治古文者於此等畱意焉

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

鄭注儀禮十七卷賈公彥為疏者每卷標題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次云鄭氏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云鄭某注儀禮十七卷儀禮之名古矣今按鄭君本書但云禮無儀字可攷而知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云經禮謂周禮其官有三百六十章昭曰言三百者舉成數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按云今禮者謂當漢時所存禮十七篇

也不云禮云今禮者恐讀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數未聞者對上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漢時經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乃殘逸之所餘耳其未殘逸時具載事儀有三千

也賈疏師古漢書注皆云威儀三千即今儀禮其說未是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

經禮為禮儀易曲禮為威儀者凡禮皆儀故總其綱曰經禮亦曰禮儀詳其目曰曲禮亦曰威儀藝文志亦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禮器注今禮二字可證鄭本不侷儀禮凡鄭詩箋三禮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禮鄉飲酒禮聘禮燕禮每舉篇名未嘗侷儀禮攷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傳曰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師古注云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

儒記禮之說也說文序曰其稱禮周官按禮謂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卽周禮也說文全書如解下引鄉飲酒禮芻下引公食大夫禮齊下引士冠禮壻下引士喪禮鉉下禮謂之鬪皆曰禮無儀字景十三王傳周官禮禮記竝言則爲三說文序但言禮周官則禮字實包禮禮記劉子充孝經老子注易傳議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此禮字實包三禮後漢書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鄭某某作周官注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順故猶訓詁也按此小戴禮謂小戴之十七篇鄭目錄云大戴第幾小戴第幾是也鄭以古經校之謂以古經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爲三禮焉則某本習小戴禮之爲十

七篇無疑凡漢人於十七篇稱禮不稱儀禮甚著至鄭君本傳曰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中候乾象麻按此不應遺周禮疑儀禮禮記四字乃周官禮禮記五字轉寫之誤劉子元引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注此儀字恐亦子元意增釋文字錄曰漢興有魯高堂生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按云卽今之儀禮可見古不稱儀禮儀禮二字蓋因記云威儀三千者謂禮經故冠儀於禮使稱說較便大約梁陳以後乃爲此稱蔚宗在宋時但云禮而已賈疏陸釋文雖沿俗稱而唐之學士固有但稱禮經者如顏師古注景十三王傳曰禮禮經也張參五經文字摘取十七篇之字凡三十三皆云見禮經至唐元度

九經字樣則兩云見儀禮矣校十七篇標題當刊去儀字但存禮字乃與鄭本書合開成石經未是也

又按鄭君詩采蘇箋引禮記主婦被裼少牢饋食禮文也而郭氏注爾雅釋言引禮記匪用席釋詁注引妥而後傳言有司徹士相見文也釋草注引苴麻之有賁者喪服傳文也郭氏皆系之禮記此等皆因單言禮字恐人歧惑故謂之禮記亦可以見東晉時尚不云儀禮矣

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聘禮記辭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對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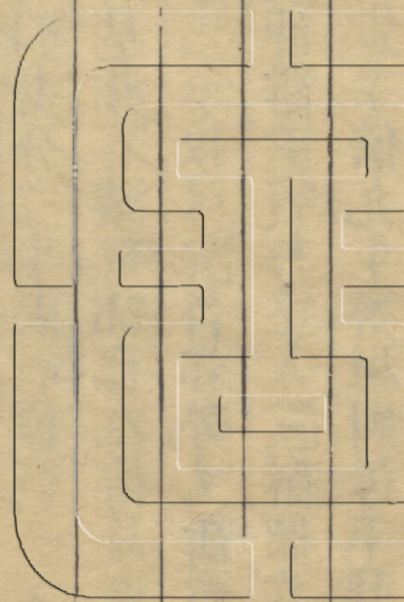
八句十二字唐石經作對曰非禮也敢辭宋本嘉靖本皆如是張淳識誤獨引疏云辭謂賓辭主人荅謂賓荅主人介則在旁

曰非禮也敢以證句末無辭字說不可易經傳通解以後各本皆從之考黃孝廉丕烈所藏宋刻單行疏本果同張說今注疏各本經則敢下無贍字疏則介在旁曰非禮也敢辭淺人增辭字也凡治經經典多用段借字其本字多見於說文學者必於爾雅傳注得經義必於說文得字義既讀經注復求之說文則可知若為段借字若為本字此治經之法也此經注云辭不受也因上文辭無常辭多則史辭苟足以達三辭字皆為文辭恐其相混故分別之禮經若士冠禮醴辭曰醴辭曰字辭曰正當作辭若敢辭禮辭固辭終辭之類正當作辭說文辛部曰辭說也今本說從商辛商辛猶理辜也又曰辭不受也从受辛受辛者辭二字分別畫然經典不受之義亦作辭則為假借此經二

句謂常事常禮之外有非禮之加非禮之間必号号不阿乃為稱職主人施以非所當施則辭之其辭曰所以施使臣者非禮也敢受乎主人問以非所當問則對之其辭曰所以語使臣者非禮也敢不對乎如僖十二年齊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此亦辭字又不答賦此便有辭曰非禮也敢隱藏在內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

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經文發其凡例周公之成法也左傳為其故實史書之舊章也云辭曰云對曰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辭與對畫分二事唐石經剩一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非不謂辭卻也左傳所載如昭元年趙孟辭五獻之邊豆昭二年叔弓辭晉郊勞又辭晉致館文十二年秦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荅主人三辭昭六年季孫宿使行人辭加邊又對韓宣子僖九年齊桓對母下拜襄四年穆叔對行人子員之問襄三十一年子產對士文伯之讓昭十六年子產對韓宣子買環之請昭元年子羽辭公子圍之以刃逆女伯州犁對子羽襄二十二年子產對徵朝襄二十五年子產獻捷於

晉對晉人三問定四年申包胥對秦伯之子姑就館宣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不必皆聘事而大致無不合經謂賓自辭之自對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經意經不專謂介矣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一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一

學海堂

經韻樓集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且字考

且字見儀禮者四見禮記者四見公羊傳者三疏家多不得其解今按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云某者眾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云伯某當重一某字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諡又士

喪禮父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又檀弓魯哀公誅孔某曰烏呼哀哉尼甫注云因且字以為之諡又雜記陽童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玉裁按特牲篇某子之某為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為某甫故注稱且字言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為某甫皇祖字也此淺人轉寫之誤又公羊傳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又公羊定四年劉卷卒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云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按氏采者謂劉也不名且字者不書其名但書其且字謂卷也注又云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

按官者謂經之宰氏者謂經之渠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見其為老臣也公羊注三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禮無不合如是禮記坊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云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當重一字

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

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或曰士冠禮三醮辭曰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然則冠而字之固稱伯某甫矣何言乎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也曰伯仲叔季定於天者也昭告爾字必連舉之而不以為五十以前之常稱五十以前但稱某甫五十乃稱伯某甫也或曰少牢注云大夫或因字為諡此何說也曰其說在左氏穀梁氏矣左傳隱公七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

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公命之以字

句絕之字依少牢注補

為展氏按眾仲

以諡族合一之理對公諸侯之於大夫也命其以字為諡又命以諡為族然則族於諡即族於字也春秋大夫氏於字者皆以字為諡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展其字也展之卒在春秋前當以展為諡矣故於此命即以為氏也今本史記集解引鄭駁許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為氏氏乃聲誤耳而朱晦翁陸貞山傅士凱顧亭林陳芳林皆是此誤字謂作諡有誤如其言則鄭云族者氏之別名左傳既云為氏矣因以為族四字不成贅語乎魯哀誅孔某曰嗚呼哀哉尼父注云誅索其行以為諡也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諡夫仲尼字也單言尼甫且字也以且字為諡

則孔子諡尼父矣其子孫雖氏尼可也子思不氏尼者公命以尼為諡未命以尼為氏也孔子諡尼矣故漢封孔子後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君不敢捨尼為諡也春秋經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曰孔父字諡也字諡云者謂以字為諡孔子固氏於祖諡也今本穀梁作孔氏父字諡也衍一氏字尚可通乎今人但知氏於字而以字為諡之禮豈有知者杜注左傳失其句絕諸侯以字為句為諡因以為族為句不學之過也穀梁曰孔父字諡也又曰南氏姓也句例正同氏姓者以氏為姓

少牢疏云若士告請之祭則稱且字故士虞記云適爾祖某甫是也玉裁按此可正今本土虞注之誤字 鄉飲酒禮注

疏且字俗本多誤作其序鍾人傑本嘉靖本單行疏本不誤
士喪禮注某甫且字也嘉靖本且誤作其他本李如圭鍾
人傑本皆不誤 檀弓注且字俗本譌作其字今本左傳哀
十六年疏引譌作日字北宋本禮記注疏譌作且一字三字
惟淳化本左傳疏作且字不誤 至於諸經疏不知且字之
義說多不通今可瞭然矣 又按公羊何注宰渠伯糾天子
下大夫繫官氏且字各本於且字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
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由淺人
不解且字之愆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
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年中有一
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据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
也卷者不名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 左傳曰
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何休膏肓曰仍叔之子何以不名是則
何氏駁左氏渠爲名之說故謂渠爲氏糾爲字注中不可增
名審矣又鄭箴膏肓謂渠名伯糾字杜元愷云渠氏伯糾名
非鄭義

古喪服經傳無子夏傳三字說

經典釋文唐石經初刻皆云喪服經傳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
賈公彥疏單行本標題亦云喪服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今各
本皆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非古也蓋淺人增此三字因刪去
上文經傳二字耳賈疏曰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
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

者何何以曷爲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前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玩賈氏此語知賈氏作疏時古經未嘗有此三字賈氏因人言而傳會之要亦未嘗妄增於古經傳標題也自唐石經改刻增竄遂使古人意必之辭成牢不可破之論矣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此謂野人言父與母何別也何算猶何別也疏云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語甚明程氏易田疑算爲尊字之譌此疑所不當疑也偶讀顏延年靖節徵士誄云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此謂有合諡典則賤與貴無異也顏語正本禮經

夫妻胖合也

胖當作片作半合二體爲胖字此必俗字斷非經所宜有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據此則周禮作判鄭所據喪服亦作判然詳文義則鄭引喪服夫妻半合之文以證已合其半成夫婦之說淺人轉寫有所改竄耳儀禮賈疏單行本云是夫婦半合子允生焉是半合爲一體也字作半繼母如母下云繼母配父卽是片合之義慈母如母下云慈母非父片合父卒繼母嫁下云亦爲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片合字皆作片蓋賈氏所據禮文作片賈以半釋之故夫妻片合本條下兩言半合皆是易其字以

釋經用周禮注之說也考諸說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段借字判者亦半之段借字古三字同音義亦相近禮經作片周禮作判鄭以半釋之謂其字當為半也禮經言半合周禮但言半者言半則必有合可知也說文本無胖字據集韻二十九換云胖片二形同普半反半也云片與胖同此正謂儀禮經文本作片俗改作胖也又云字林胖合合其半以成夫婦也然則字林始有胖字可知也片與半同義合之成一字不合六書之法今本禮經蓋淺人用字林改竄古片半通用如漢書一半冰即一片冰讀同判可證也至若經典釋文俗本作胖合葉氏所抄宋本作胖合說文曰胖者半體肉也亦用假借字而義甚近通典引喪服傳作判合皆勝於俗本作胖遠矣考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載胖字

周禮酒正疏云夫妻片合與王同體亦是一證 如淳注李陵傳一半冰半讀曰片蓋片半皆分也毛詩迨冰未泮古文必作半半者破也必不作泮泮者泮宮字也古分其合曰半合其分亦曰半

闕中

適博四寸出於衰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也衣二尺有二寸注云加闕中八寸今各本經注注疏皆作闕中宋本經注在黃氏不烈許加闕中八寸作加辟領八寸李氏如圭集釋本嘉靖經注本皆同李云辟領賈氏作闕中然則疏本作闕中後人因

疏內多言橫闊因盡改疏闕中為闊中闕之與闊文義絕殊闕
 中者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每相闕去四寸也前
 後共闕去一尺六寸每相闕去八寸也此即淡衣所謂曲袷如
 矩以應方者非闕者正方則領不能方也闕者空也衣自領至
 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加闕中八寸得五尺二寸而又
 倍之謂左相五尺二寸右相亦如是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謂合左右二相之數鄭云加闕
 中八寸者為計布尺寸張本若如宋本集釋本嘉靖本作碎領
 碎領博四寸出衰外與衣異材於計衣布尺寸無涉故知作碎
 領者誤也若今本作闕中亦失其義疏云則與闕中八寸也者
 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八寸又一相闊與碎領八寸又云加闊
 中八寸者闕中謂闕去中央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七個闊字
 皆當依李氏所見疏改正作闕今單疏本亦在黃氏不烈許喪服篇缺
 佚倘有完本定不誤也李氏於鄭注云闕中或作闕中謂闕中
 去中央以安項也語甚明晰儀禮經傳通解引疏亦正作闕中
 闕中碎領非有二事闕中者剝去左右共八寸成空闕也碎
 領者橫剝入四寸而直處不翦斷即以左四寸摺覆左肩上
 右四寸摺覆右肩上謂之碎領碎領實而闕中虛其成一尺
 六寸故注云碎領與闕中成八寸合左右則成尺六寸也碎
 領非與衣異材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鬢卒

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
 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

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玉裁按此經贖一字此傳奪一字何以言之據傳云笄有首者則經文笄有首之上本無惡字與折笄首笄上本無吉字同故傳分析笄有首爲惡笄折笄首爲吉笄明兩笄字之不同若如今經有惡字則與傳圓鑿方枘矣但自賈氏作疏時已贖惡字此當刪正者也傳云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終之上當本疊婦字屬下句何以言之經先言女子子爲父母婦爲舅姑下乃單言子不言婦故傳發明之終之也者謂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舅姑卒哭以前惡笄有首同也而婦爲舅姑卒哭後仍惡笄有首以終喪不比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卒哭歸夫家而變吉笄惟折其首故經以折笄首專係之子而不及婦喪服小記曰齋衰惡笄帶以終喪鄭注云有除無變卽此傳所謂婦終之也鄭此傳注云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不分別子婦殊制全乖傳意而當作注時傳文已奪婦字矣此當補正者也不刪不補則文義皆不明

喪服小記曰齊衰惡笄帶以終喪注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喪服小記又曰箭笄帶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玉裁按後一事謂喪服經之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鬢衰三年也前一事謂喪服傳所云婦爲舅姑惡笄有首終喪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同一齊衰而爲父母則卒哭後吉笄折首爲舅姑則櫛笄終喪在夫家服有分別不同者義至精也禮記

正義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子為母也於喪服經傳不合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斬衰章曰為人後者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
弟昆弟之子若子經但言為所後斬衰三年則知一切與真子
同矣故傳約畧舉之曰祖父母者為後之曾祖父母也曰妻者
為後之母也曰妻之父母則為後之外祖父母也妻之昆弟則
為後之舅之從母也昆弟之子則為後之舅之子從母昆弟也
言此而內親自期以下外親自小功以下可弗翫縷也記云於
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 此文近日金輔之程
易田乃攷正明析 兄弟云者小功總
麻之親作記者亦恐經但云為人後者斬衰而已讀者或疑一
切未必與真子同故足之曰雖小功總麻之服一如真子况大

功以上有不如真子者乎此記闡經之意也傳之闡經也族親
外親兼舉記之闡經也舉細以資大其用心一也母有父在父
卒之殊必依所後者之在卒為之故傳必言母也祖父母下其
諸奪父母二字歟父母者所後之父母後之者之祖父母也至
若為人後者為其本親之服經惟四條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大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關姊妹
在室 小功章曰為
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長殤 關中下
殤總麻
是四條者本親之服盡此矣由其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母曾祖
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雖世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由
其昆弟其姊妹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不服也况卑於
此疏於此者乎况外親乎此所謂絕族無施服也施服則延蔓

無制斷而失後大宗之義如為出母期不為外為其父母期為

其昆弟姊妹大功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此所謂親者屬也生我

者與同生者而不殊之是不仁也問者曰然則記曰為人後者

於兄弟降一等報此何說乎曰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因

上下文皆言兄弟寫者遂譌為兄弟耳於其昆弟降一等即經

文大功章之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也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

足之與不杖麻屨章為其父母報一例然則小功章為其姊妹

適人者為其姊妹之長殤其必報亦可互見經於父母昆弟未

有言報者獨此經記言報何同宗為後則其父或為所後者之

昆弟之從父昆弟之從祖昆弟之族昆弟均不可定其服或應

期或應大功或應小功總麻而必以期斷者所以厚本親也本

親必如其服還之皆不計所後之親疏也假令其父為所後者

之昆弟則於己為世叔父期固其所也是亦得云報乎曰先王

以此為為人後者為本親之期非昆弟之子為世叔父之期在

彼亦本親為為人後者之期非世叔父為昆弟之子之期是以

云報也親疏之通例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其父母為

之大功不與此一例何也父母之於女子至尊其分定也本親

之於為人後者於其所後親疏不定故報之壹以期也

凡記文皆以補經文之缺故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

兄弟降一等以此三人小功以下尊降之服尚多不見故以

此括之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以總麻章但云夫之

諸祖父母恐其不能賅從祖父母從母等故以此括之曰為

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以斬衰章傳但云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於全服有未賅故以此括之然則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降一等報以前文但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不言報故此補報字以足之祇重報字蓋嫌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大功而其昆弟或以宗子之故仍服期則失制服之義服例昆弟相爲不杖期昆弟爲宗子齊衰期同一期也假令爲爲人後者不降則服不杖期既非所以待爲人後之昆弟又非昆弟所以待宗子也假令服齊衰期則又可以待非爲後之宗子而非所以待爲後之宗子故必以大功相報而先之以齊衰三月乃後昆弟之降服大功親爲宗子之服竝見鄭注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語甚明析

據鄭此語知作注時記文固作爲其昆弟降一等也繼因記中八言兄弟惟此言昆弟因改其昆弟爲兄弟而賈氏乃以族親釋之矣

按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賈疏云謂支子爲大宗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如其言兄弟者小功以下之稱若從父昆弟若世父母叔父母何以不言及耶倘謂言小以關大更有難行者且如爲後於從祖父母則本親昆弟之子爲從祖昆弟之子爲後者當服總麻依本親降一等則服大功若小功以上本親世叔父母爲從祖父母爲後者當服小功依本親降一等則服大功若爲後者於期以下總以上紛紛降等不勝其煩傳文記文兩云若子者皆必不能若子以五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屬之內必至捨若子之服而服本親降等之服也此施服之
斷難行也

然則鄭云嫌其爲宗子不降何以別其爲宗子之大功耶曰
鄭言之矣有大功之親者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
九月其昆弟之報爲人後者亦如是假令依記文作兄弟是
則小功降爲緦麻緦麻降爲無服而報之者皆當齊衰三月
不獨於無服非報卽於緦麻亦非報報之字乃無著矣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馬融曰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
降姑也鄭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玉裁
按馬說固誤鄭說亦非爲人後者於其姑不服也爲人後者
爲本親之服盡於經之四條外此則無服多因於兄弟降一

等之語不審其譌字故至異說紛然假令爲姑服則世叔父
母豈有不服者況本親父母以上不有祖父母曾祖父母乎
服父母而不服祖父母曾祖父母者正如爲出母服期則爲
外祖父母無服一例絕族無施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爲祖
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眾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
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
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是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有敢降者爲
人後者假令服其祖父母其曾祖父母其敢降乎旣不敢降
則與所後之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成二本竝立乎此又必無

之事也

瑤田按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經雖四條其餘謂皆不服似亦未安絕族二字疑不可施於本親後大宗以收族蓋收其繼別以下之族本親包在其中不可以絕族目之也出母絕族嫁母繼父爲築官廟使之祀妻不敢與亦言乎其絕族也

瑤田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兄弟與前後數條同皆指旁親似無可疑記文絕不言五服之制蓋五服之制經傳中言之綦詳似不當獨補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一條之報字此記書法建首先錄五服外之厭服以五服之制已盡錄於經傳中矣下節詳載諸兄弟服之例蓋兄弟服例乃

服中之大節目一一錄之令讀經傳者得其要領朋友在五服外皆兄弟也故蒙兄弟服及之遂及君所爲兄弟服而室老之服由君差之夫所爲兄弟服而妻之服由夫差之乃及宗子殤之功衰乃及改葬之總童子當室之總亦皆蒙兄弟及之其服益輕矣乃及妾之爲私兄弟由尊而及卑賤也乃及弔服乃及婦人之鬻笄總之制而以衰衣裳之制麻之升數終焉

大功殤服章經不摻垂蓋未成人也

摻各本從木惟玉篇手部引喪服傳曰殤之經不摻垂不絞其帶之垂者字從手案從手爲是說文摻縛殺也縛殺者今絞罪近之交部曰絞縊也糸部曰縊經也古以兩繩相糾切死者或

謂之經或謂之縊或謂之絞或謂之摻故鄭以絞釋摻云絞其帶之垂者若木下句曰摻於此義無涉玉篇所據獨為古本也檀弓衣衰而繆經注云繆當為不摻垂之摻正用喪服傳語疏云摻謂兩股相交也今本禮記注疏亦譌從木宋本且譌不摻垂為木摻垂矣蓋未成人也依單行疏本作蓋不成也為長此謂殤之經不成以見不縊耳不容再疊未成人句摻居蚪反亦力周反

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姊妹
妹女子子之長殤

注曰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無服字宋本今各本皆同惟張淳識誤作庶攷通典引作此無母服無所見也合

三本核之鄭注久經傳寫奪誤當云此無母服庶無所見也大
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其必云公之庶
昆弟者正以下文為母二字庶昆弟之母妾也父在為公子為
其母練冠麻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父薨乃為公之庶昆弟為其
母大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其制與嫡昆弟為
母截然不同故必言庶以見之若此章為其昆弟庶子姊妹
女子子之長殤中無母服何必言庶以見其為妾子故曰庶無
所見蓋此等小功即公之嫡昆弟亦同注又云大夫之子不言
庶者關嫡子亦服此殤也此所以大功章皆言庶小功章皆不
言庶也又大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姊妹女子子之嫁
於大夫者亦皆不言庶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

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亦皆不言庶其義皆與本條同而獨於此發注者欲讀者前後互證

大功章注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此謂經下言為母故上言庶昆弟小功章注云不言庶者此無母服庶無所見也此謂不言為母故不必言庶二注血脈相通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總麻章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姑姊妹之說鄭注不誤若如程說主謂在室者適人則不服然則女子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安得有姊在室耶女子出則不為姪之妻服不為昆弟之妻服是惟早亡者得在室服之報又不將為空言耶且昆之妻猶或得在室服之弟之妻其來必在

已出之後安有服者耶鄭云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畧從嫁降依通典此句有嫁字此語誠是正服小功故長殤降一等總麻正服小功在室服之出亦服之報亦如是見於禮經者斷非空言也二

十而嫁十九以下為殤則在室服之小功者少矣曰十五許嫁笄以成人服之服之在室者不少也程氏云傳曰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小功之親焉此併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總

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玉裁按程說殊誤夫之姑姊妹小功自是從服夫為之期若大功而妻為小功非從服而何傳之相與同室自主謂娣姒婦娣姒婦之同室久

姑姊妹之同室暫故姑姊妹之小功生於夫娣姒婦之小功生

於娣姒也總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亦曰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此同室之文在娣婦者弟長也之下其爲主謂娣姒婦明矣宋庾蔚之云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之姑姊妹皆是從服庾說得之晉徐邈云姑姊妹之服出自恩紀非也夫之姑姊妹雖出而必爲之小功姑之出者而必爲姪之妻服娣姒之出者而必爲昆弟之妻服一重夫族一重父族也經文報字似是主謂夫之姑姊妹蓋娣姒婦相爲服如昆弟相爲服才言娣姒婦早已報在內何須贅以報耶賈氏公彥說是矣總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不云報亦其證也

總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注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據疏攷之注文本如是今本因有兩族祖父者句而奪十四字此宜補正者也抑疑族父母亦當有注云族父母者父之從祖昆弟之親也十三字在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句下而寫者奪之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報從祖父母報注當云從祖祖父母者祖父之昆弟之親從祖父母者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今本亦奪落不完疏強爲之說非也小功章從祖昆弟注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然則總麻章族昆弟亦當有注云父之從祖昆弟之子

總麻章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疏云以名服者用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玉裁按

外親之服從母爲母之姊妹是宜服母姊妹之子則當在無施服之內而何以服總以名服也何名乎從母昆弟也有從父昆弟焉世父叔父之子也有從母昆弟焉母姊妹之子也母姊妹有從母之名焉母之名尊故加於凡外親而小功從母之子有從母昆弟之名焉昆弟之名親故同於凡外親而總父族有與我昆弟者母族亦有與我昆弟者雖異姓而稱昆弟猶異姓而稱祖父母異姓而稱母也姑之子舅之子注家以外兄弟內兄弟釋之而不得有昆弟之名有從母而後有從母昆弟猶有世父叔父而後有從父昆弟也舅之子何以不稱昆弟也舅無父名故其子無昆弟名也姑之子何以不稱昆弟也姑無母名故其子無昆弟名也舅何以不得稱父也父必同姓舅非同姓也姑何以不得稱母也母必異姓姑非異姓也天下有名昆弟一而無服者乎以名服者服昆弟之名非曰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也兩相爲服猶昆弟然不得云報也母報其小功子則相爲服而非從服也

通典引馬季長注云以從母有母名故其子有昆弟名此勝賈疏遠矣昆弟乃至親之名外親而稱昆弟弟惟此而已

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曰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程氏易田極言外祖父母當爲從祖父母說云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夫爲之小功者也據疏之文氣是從祖非外祖玉裁竊以爲不然凡云諸者皆非一之詞經云諸

祖父母故注舉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兩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兼舉內親外親固有此例如傳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是也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此等兄弟皆兼內外親言謂鄭以從祖祖父母關從祖父母以外祖父母關從母則可必謂外祖系從祖之誤恐不其然假令注作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則經當云諸祖父母諸父母立文殊非況謂從祖祖父母爲諸祖父母謂從祖父母爲諸父母亦尙非文體不嫌於關族祖父母族父母在內乎程氏又云據傳外親之服皆總爲外祖父母小功者以尊加也其夫本加服妻亦不當服總若夫服總則夫之從母以名加者妻亦當從服總耶今按程此說未是服問曰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然則妻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總服固不可易男子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旣以尊加名加列正服矣妻降一等總麻何爲其不可也且如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亦是以旁尊加而期服其妻亦降一等大功何不云以加而期服者其妻不必大功耶且女君之黨妾猶服之見雜記公妾大夫之妾得爲其父母遂公子厭於君不服其外祖父母從母公子之妻則從無服而有服是不可以因經無爲夫之祖父母從母明文而於喪服服問之注概不信也男子爲祖父母世叔父母期婦人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大功男子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婦人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夫之父族

母族竝重而又分等差之理也如謂妻於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無服是有夫之父族而無夫之母族也夫之母族三母之父母也母之昆弟也母之女昆弟也夫於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故從服總夫於母之昆弟總故妻無服程氏又云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條下賈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據此族親字則注疏兩外字爲從字之譌無疑矣今按此亦不然疏方以夫之諸祖父母見總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大功章皆爲夫之族親何嘗專蒙夫之諸祖父母一條耶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從母皆夫小功妻總麻是謂降一等也記文校經文尤賚若夫所爲總麻者則妻降一等固無服矣涵泳全經注疏本無譌字程氏書至精此其千慮之一失也又按鄭君注云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此鄭以外祖父母正或說曾祖父母之非云外祖父母正服小功者見經小功章云曾孫之婦無服者以爲庶孫婦總麻見總麻章決之孫婦總則曾孫婦無服可知鄭注極明唐初本譌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而賈氏因誤附會甚爲不通程氏又曰外孫爲外祖父母小功外祖父母爲外孫總麻不報以小功今外孫婦爲夫之外祖父母總麻外祖父母報以總麻與報其外孫者不別恐無此服例今按程說又不然外祖父母以尊不報外孫小功至於外孫之婦恩甚輕爲我總麻則已過矣我置之無服非情也是其勢不得不與外孫同服也所

謂窮則變變則通也且如世母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期是亦不得不報者也

按謂曾祖父母在焉者馬融說也外祖父母作從祖父母唐人已有改竄鄭注如此者通典卷九十二爲夫之諸祖父母報下所引鄭注多杜氏增改之語其云從祖祖父母卽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卽父之堂兄弟也早與程氏所疑者正合其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麻早與今本舛誤同蓋因馬注云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總或用此改鄭注耳

瑤田按世叔父母夫之所爲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爲兄弟服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服故賈疏釋夫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氏之細

瑤田發明賈疏似未錯誤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文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據此則見兩章中竝指夫之族親不及夫之外親賈又云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據此則夫之此兩種族親不在妻降一等之內賈又云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類據此是賈氏統按經傳小功章中尙有夫之所爲兄弟服者曰從母丈夫婦人報一條不見總麻章中載其妻降一等服故特指而言之凡此皆相報之服所謂兄弟服也若外孫服外祖小功外祖服外孫總麻此雖小功以下而不得謂之兄弟服瑤田今春細攷兄弟服之義然後服鄭氏注所謂

兄弟猶言族親一語爲精義賈疏所以釋之云非小功以下猶族親所容廣也

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服說

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之服不見於經據馬季長云服總不報按總麻三月得爲齊衰三月之從服如族曾祖父母服總於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殺也然傳曰曾祖父母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記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然則小功總麻皆兄弟之服豈夫不敢以兄弟服服至尊妻乃敢以兄弟服服夫之至尊乎故婦人此服不見經寧不服而不敢以兄弟之服輕至尊也夫爲曾孫總麻婦人亦無從服上治下治一也

昆弟之子婦服攷

爲昆弟之子之妻之服不見於經竊謂昆弟之子猶子也然則昆弟之子之妻猶子婦也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婦亦小功明矣總麻章云夫之諸祖父母報諸祖父母者鄭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也舉從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舉外祖父母可以關從母皆夫小功而妻總麻記所謂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也爲夫之從祖父母總麻而從祖父母爲從父昆弟之子婦亦總麻所謂報也爲從父昆弟之子婦總麻則爲昆弟之子婦小功明矣從父昆弟之子婦報昆弟之子婦大功不報者報之則重於己子婦也從父昆弟之子婦不報則又無服而非禮意也是以報也

身濟系角 卷之三十三
總衰章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

唐石經以下皆作小功之總文理不可通據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決本是小功之縷蓋以者用也小功布十升若十一升十升當八百縷成布十一升當八百八十縷成布今治其縷麤細如此布之縷而祇用三百六十縷成布則縷細而布稀疏猶用十五升布之縷之半爲縷六百成總錫二布亦是縷細布稀疏其理一也賈氏作疏時已作小功之總於此見古經籍一有誤字後遂莫能改正吁可懼也檀弓注曰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此鄭以喪服傳作注固尙可據

又按疏云傳問者正問縷之麤細不問升數多少故荅云小功之縷也若然小功縷知據縷麤細非升數者云云作疏時傳文並不誤賈疏亦並不誤今本疏經轉寫作故荅云小功之總也若然小功總因誣賈據誤爲疏甚矣讀書之貴詳審也

梁曰薌其

其各本作其此沿唐石經之誤也注曰其辭也辭謂語助與詩毛傳薄辭也思辭也忌辭也迂辭也皆同釋文曰其字又作其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時也按王本亦作其改讀爲期訓時鄭意則讀如姬如何居音姬彼其之子音記也正義云梁曰薌其者梁謂白梁黃梁其語助也孔本亦作其甚明蓋禮家以其字足句古行禮時讀文如此唐石經乃誤爲其从艸之其乃訓豆莖渠之切未聞他用陸氏時已有此誤本而陸氏不能正其是

非合併之曰同音姬蓋其疏也近刻釋文乃改之曰其字又作箕於是古經作薊其者罕知之矣其可以訓助語其不可以訓助語

月令天子親載耒經注考

月令天子親載耒各本耒之下有耜字按注云耒耕之上曲也耕各本作耜黃主政不烈有蜀大字殘本獨作耕作耕是也說文耜者耕也耕者犁也耒者手耕曲木也又曰耜者說文耜耒如此耒耑也耜以金為之錯於耒耑耒乃耜之柄以曲木為之考工記言其狀甚悉京房曰耜耒下耒也耒耜上句木也耒耜古分言之者如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是也蓋總之曰犁曰耕分之則金為耜柄為耒故曰耕之曲木於總中別言之也即依俗本作耜

之曲木亦是舉其金以言其柄此處鄭注但言耒不言耜為何物至季冬修耒耜注乃云耜者耒之金也與此注耒者耜之曲木也正相資而備孟春不釋耜以經不言耜也季冬經言耒耜注釋耜不釋耒以耒已釋於孟春也然則此經文作親載耒無耜字確然矣正義二言置此耒器一言王既親載耒器一言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閒一言故不近耒器也亦可見孔本無耜今疏中或有耜者妄人增之耳然則此經何以不言耜曰言耒可以包耜下文三推五推九推所推者耒也故經重耒此時人耕非牛耕故攷工記二耜為耦周語王耕一墾注一墾一耜之墾也王無耦以一耜耕許注耒曰手耕曲木是也潘岳藉田賦曰洪縻在手三推而舍縻牛轡也是為在晉言晉而不可以

言月令

二京賦介馭闕以剡耜李注引禮記亦作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係介之御闕其衍耜倒之與今同矣賦言耜不言耒者記文以
耒該耜賦文以耜該耒也故司馬彪輿服志注引此注曰天子
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實御之右亦但云以耒

月令參係介御之闕經注考

月令曰天子親載耒措之于參係介御之闕今各本自唐石經
以下皆作參係介之御闕御之二字誤倒攷注云係介車右也
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闕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
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係猶衣也介甲也按參係介
二字為一人曰參乘亦曰車右御為一人天子在左御者在中

參係介在右鄭云置耒於車右與御之闕正義一言措之於參
係介御之闕一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係介及御者之闕一言置
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闕是注疏皆作之闕明甚而經作之闕亦
甚明確矣若作之御闕何以解乎正義云係介御皆曰參乘以
參係介御四字一連其作之闕何疑

周頌鄭箋作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係介之御闕亦誤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卻也黨

鄉之細者謂旁側也

按釋文云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
旁側也避君之親黨在陸氏時已有此二本前本多退字後本
多避君之親黨五字今本多同陸氏前本衍退字甚不可通而

又同後本有避君之親黨也六字益合和二本爲之正義本同
後本無退字是矣而亦有避君之親黨五字其云不退謂旁無
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
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今借之爲喻言臣侍君
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此以旁側訓黨深得注
意而其下又云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
卑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
君之親黨也此爲避君之親黨作疏謂親黨指人而言與前黨
訓旁側大乖異乃淺人不解黨字者所增竄也按云黨鄉之細
者此黨字本義也云謂旁側也此黨字引伸之義也黨旁側於
鄉故凡旁側皆得謂之黨引而去君之黨者謂引而去在君之
旁側也侍坐必退席如遠近間三席席間函丈之謂不退則必
引而去君之黨謂相距不能至丈亦必引而去在君之旁側不
敢正對君如黨之附於鄉不敢與鄉敵也古經傳黨字多有訓
所者如公羊傳文十三年往黨注黨所也左傳哀五年萊人歌
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注黨所也戰國策歸於何黨矣亦謂何
所也此注黨爲旁側意畧相近去猶居居君旁側也與親黨之
義絕不相涉而正義於訓爲旁側之下出離君之親黨之下一
義恐是淺人於注添五字而於正義增此一節與上不貫恐非
孔氏舊文禮器父黨無容亦謂父母之側不爲容貌耳而孔氏
亦以父之族黨解之皆誤會也釋文亦不能別黑白而定一是
所舉二本皆有誤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帶以終喪 箭笄帶終喪三年

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無帶字今依注疏補正注曰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據注是經有帶字在惡笄之下孔氏正義曰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是孔本亦必作惡笄帶矣而其下乃云故云惡笄以終喪其標起止云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是石經以後寫者刪經因併刪疏也儀禮喪服經云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士虞禮說首經不說帶疏引喪服小記齊衰帶惡笄以終喪賈氏所執之經帶在惡笄之上似有不同而有帶則同今本失帶字者唐石經爲之也

喪服小記箭笄帶終喪三年注云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亦者亦齊衰惡笄帶以終喪也此箭笄下亦必有帶字可知矣而孔正義云前云惡笄以終喪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蓋亦自唐石經奪帶字以後淺人併經疏刪帶也

在明明德說

經之不明由失其義理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之故訓見於爾雅釋訓曰明明斤斤察也察者宣著之謂鄭康成曰明明德者謂顯明其至德也凡言顯明者皆謂明之至其字古文作𠄎說文曰𠄎察微妙也从日中視絲會意重言明者其德自小至於大自內至於外自微至於著自近至於遠自爾室屋漏至於家國天下下文云明明德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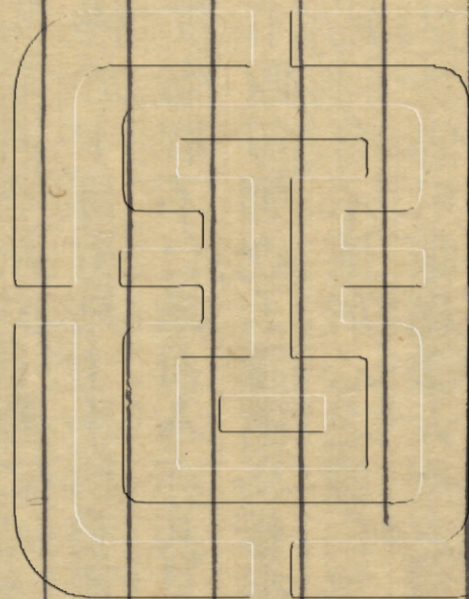
下謂大明極於天下卽書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也非重言明不足形容其積索之盛其文見詩者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云明明察也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曰在公明明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見書者曰明明揚仄陋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察訓皆同非有二也明明揚仄陋者謂明明舉人雖疏遠隱匿無遺也傳云明明舉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孔氏正義所據譌作明舉明人而曲爲之說謂經揚當在二明之間甚爲疏繆而其釋大學明明德曰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析爲明其明德與鄭注絕不合爲後儒讀經錯繆之始古經籍言明明皆煌煌赫赫之類卽僞尙書曰明明我祖曰厥后惟明明曰惟明明后亦無異讀魯頌在公明明箋云言時臣在於公之所但明明德也引禮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則鄭以明明德釋詩之明明引記以證已所謂明明德義甚顯白定本集注本皆作但議明德也無上明字已爲不古至孔本作但明義明德妄增義字令下引大學不相貫由淺人不解明明之語妄爲增竄耳左傳之釋明德曰明德務崇之之謂也論語兩言崇德卽所謂明明德也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釋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鄭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按凡言讀爲者易其字與言讀如擬其音不同說文心部慊者疑也

是許叔重謂慊卽今嫌疑字鄭意慊卽歉徐仙民音苦簞反是也漢人歉慊慊三字義畧同凡云之言者皆以轉注假借達其義謂此慊字當以厭爲言厭釋文不爲音蓋讀於豔切自厭恨也正義釋厭爲安靜讀同毛詩小戎湛露之厭厭於經義甚隔朱子讀慊苦叶切云快也足也似於經義亦未協古書雖多以慊爲慝者而此則非也經云毋自欺何者爲自欺人各有炯然不昧處惡惡如惡臭然好善如好色然自覺未能無此惡自覺未能有此善耿耿自恨於中而人所不知此之謂自欺也此所謂獨也自欺云者自欺其所自欺雖自恨未能有未能無而不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毋自欺者慎其所獨知而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自欺爲自欺不自欺之根工夫全在慎獨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噉爾蹴爾之簞食豆羹皆有羞惡不受之心謹守此心卽是慎獨不守此心卽是自欺下文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此不慎獨而自欺者也及於儼然揜其不善著其善則其自欺之心未嘗無而自欺者終不能欺人君子惕於十目所見十手所指而慎獨以充之則意誠而馴至於心廣體胖不自欺而人亦共見一反一正皆以申明如惡惡臭以下四句鄭旣云謙讀爲慊矣而又云慊之言厭也者正恐人讀爲行有不慊於心之慊同慝而以此足之漢人謙謙歉通用子夏易傳用謙爲謙大學之篇用謙爲慊惟歉字漢人少用謙慊卽歉也慊者口有所銜也人有不自得於心正如口有所銜未下於噓乃不快不足之反而心廣體胖乃是快

足之境章句所云以自快足於已似預侵章末語氣聖賢憤樂參半而憤多樂少用功全在憤處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二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三

學海堂

經韻樓集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春秋經殺弑二字辨別攷

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云弑者正其名也弑者臣殺君也弑之言試也見白虎通殺於六書从攴彖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彖聲於音在脂部式聲於音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假借者也凡六書假借必其音同部是故殺與弑音殊義殊漢公羊經傳假試為弑斷無有假殺為弑者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為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殺作音家從而為辭曰音弑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弑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

當為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為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

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

為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書曰

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于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

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

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也惟其名

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以後經籍譌舛

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公羊經云楚公子棄疾弑公子弑而譌殺

者尤多矣陸德明為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弑其

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

求不重音烏呼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世立教之書本無一

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其中有三事最易

惑人啟天下後世之亂者一曰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陸氏

譌為殺夫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也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

稱世子未葬稱子某不言晉里克弑其子奚齊者言其子不辭

故必曰其君之子不曰晉子者亦以見本非世子也子而曰弑

者子不敢自君民臣不敢不君之書弑所以範天下後世之凜

其喪君與成君無異也左氏傳曰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謂

未葬故書其君之子不書其君非謂未葬故書殺不書弑經譌

殺是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書法

不別也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弑傳同公

如字又音弑則歧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

殺奚齊於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

段大令經韻樓集

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
 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
 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
 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
 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
 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
 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
 板本皆作殺非也若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
 子奚齊及其君卓槩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譌為殺字則
 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
 卓子作弑學者乃疑一曰闔弑吳子餘祭一曰盜弑蔡侯申陸
 未成君可以不云弑

不別也

襄二十九年左釋文經闔殺吳子餘祭左氏唐石經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則作弑穀梁音義亦作弑參差不

為弑則同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殺是與盜殺鄭
 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書法

合陸氏之謬也哀四年左釋文經盜殺蔡侯申公羊經唐石作弑傳云此其稱盜以弑何穀梁經唐石亦作弑傳云此稱盜以弑君何則公穀二經之作弑了然也今左氏經板本作盜殺胡安國本經同是大謬也 是不亦便於亂臣
 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弑哉豈聖人正
 名之意哉是故春秋書弑二十六不可以不考劉向上封事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闕弑君三十六三當作二字之誤也弑

君之見於春秋經者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一也桓公二

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二也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三也

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四也僖公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

齊五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六也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

其君頹七也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八也十六年宋人

弑其君杵臼九也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十也莒弑其君庶

其十一也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十二也四年鄭公子
歸生弑其君夷十三也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四也成
公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十五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
君光十六也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十七也二十九年閻
弑吳子餘祭十八也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十九也三十
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二十也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
虔於乾谿二十一也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二也二
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二十三也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二十
四也哀公四年盜弑蔡侯申二十五也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二十六也凡此皆大書特書確有弑字無可疑者乃若漢書相
傳譌作三十六顏師古乃求諸左傳以足之曰羽父使賊弑公
於爲氏曰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曰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
曰魯襄仲殺子惡皆經所爲魯諱也曰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經書鄭伯卒於鄆者也曰楚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經書
楚子麋卒者也曰齊人弑悼公經書齊侯陽生卒者也曰曲沃
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曰鄭傅瑕弑其君鄭子曰鄭高渠彌弑昭
公曰晉弑懷公於高梁四者經無其事者也而經所大書晉里
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乃漏而不數以數之則爲三十七不合於
三十六之數也不知子般子惡經所諱者旣數之曾是經所書
之奚齊顧可不數乎劉向所治者穀梁不治左氏此二十六弑
三經所同然則師古所注漢書之譌字審矣二十六弑者漢經
師舊說也漢書之譌字正而聖人大經之譌字愈以正

弑君三十六亦見太史公自序亦是譌字

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穀梁氏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弑未踰年之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卽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弑是在喪之君可弗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卽位有未踰年而遽卽位者則書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書弑以正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弑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經之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慶封其尙知史法哉坊記唐石經初刻弑是也改刻作殺則及其君卓四字不屬其君卓不得云殺也釋文作殺而音試音試是也作殺非也凡舉其事曰殺正其罪曰弑後代經典淆譌莫可究詰古人分別嚴明無有作殺而音試者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二傳之經作殺皆非依公羊固可知聖經作弑也左傳晉惠公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舉其事也故作殺今本作弑則大夫不

可云弑明矣

君母殺君當書弑論

或問於余曰三代以下史書所載母后弑君者有矣求之春秋之例其將以弑書之乎抑否乎應之曰是當書弑其君也春秋文公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杼曰此宋人謂宋襄夫人王姬及諸大夫也王姬者杼白之君祖母也以君祖母之尊而春秋書弑其君於以知君之尊非母及祖母所能廢之殺之也春秋書此以立萬古之防閑其不主書王姬者眾詞也不以王姬貫諸大夫也春秋之母弑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弑者也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弑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書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去其姜氏雖深沒其文復顯示其意不忍舉其姓氏也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於齊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乃爲孝烏呼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

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考

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案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云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

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畧而不取也據正義則成十年左氏經無冬十月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義門何氏仲友所據者及明時

注疏刊本皆無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

冬十月但云去冬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冬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俗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皆無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年五月無夏字昭十年十二月上無冬字皆見中庸正義又中庸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貶絕范則云未詳杜之意則皆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正義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事既不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密州說

襄三十一年經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杜曰買朱鉏密州字案此語必誤買密雙聲朱州疊韵州為朱鉏猶邾為邾婁也斷非一名一字未有弑君書君字者亦未有聖經書其名傳易之以字而冠以書曰者昭元年左大鹵公穀作大原公羊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穀梁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蓋買朱鉏者從主人密州者從中國歟昭元年左經曰大鹵左傳以太原釋之此左經曰密州左傳以買朱鉏釋之豈非通夷夏之語互訓之歟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吳謂善伊謂稻緩中國曰善稻見襄五年狄人謂賁泉矢胎襄五年穀梁疏所引作矢胎今本昭五年傳作失台譌字也中國曰賁泉見昭五年皆一夷語一華語也叔孫輒敗莒師於賁泉莒語曰矢胎此可以見買朱鉏之為莒語也號從中國然則昭元年左經當從公穀作大原歟桓二年取郟大鼎於宋郟鼎者宋語如此大鼎者中國語如此是兼名從主人物從中國二者書之

與嚴厚民

杰

論左傳

桓十五年

祭仲之壻雍糾將殺祭仲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人即禽獸其心未有肯云人盡夫者此乃開成石經一誤而莫之正是以名儒不窺也唐律疏義音義兩引皆作天字攷杜注云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知傳文作人盡天也祭仲之妻之意謂人盡天之所覆也婦人未有不天父天夫者但父為生我之天至親者一人而已夫

則爲所適之天其親不比生我者也此蓋祭妻知雍糾有變故以父重於夫誘其女正以成己重夫之志以保全祭仲祭妻之智而知禮且又能言如此人盡天也如楚箴尹言君天也天可逃乎乃傳寫左氏者誤字天下後世以爲笑柄倘非杜注不且冤沈大海耶傳文人盡天也故杜以天父天夫釋之假令傳文非天字杜何必有此注耶喪服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夫也婦人不貳尊也然則既嫁則夫重可知矣祭妻知之而不可以告其女也處事之宜有若此者雍姬處此本難兩全祭妻則爲善處然則雍姬之處此宜如何曰告於父之後卽以告於父者告其夫令速行可也如夫不免旣死之可也子南之子弃疾與其死於殺令尹之後毋寧以楚王之言告其父使速行而一死以報王乎王將殺其父而告其子得無有意乎申生死而與父以殺世子之名何若行乎是皆未爲盡善矣

公羊經傳弑字辨誤

左穀梁之經有弑譌爲殺者旣辯之矣有殺譌爲弑者乎曰有之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旣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旣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於乾谿

所以傲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如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矣深惡之也比雖自立為王不可言弑比言弑比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弑也左氏穀梁氏皆作殺惟公羊經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二經同也按傳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此以上釋此經仍稱公子比不言其君比謂比本無意為王故不曰其君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弑其君虔於乾谿也上文傳曰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玉裁謂此皆釋經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也比實未弑經書弑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弑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為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弑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此釋此經書公子棄疾殺文也大夫相殺稱人如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文公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皆是也此殺公子比亦眾所為當稱楚人而稱名

氏曰公子棄疾公子氏也棄疾名也稱氏名以殺不稱人以殺者以棄疾處心積慮覬覦王位脅比為君而殺之自是將自為君也此傳文理本自通順易讀經書殺故以他經之稱人以殺校此經稱名氏以殺之不同如盜弑蔡侯申傳曰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經與傳三言弑此經與傳三言殺文勢正同傳正言同殺而異其主稱非謂一言殺一言弑也自何氏譌為稱名氏以弑何復泚之曰據經言弑公子比也下文傳言將自是為君也注之曰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解者謂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同文也皆大誤商人弑其君而自立棄疾殺同等而自立其罪名相去遠矣 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為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稱弑經著於竹帛

者既譌何氏又襲譌為注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為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吾欲弑之何如此二弑字豈何氏不知殺誤而必望文為注蓋其株守之習使然豈所以治經也哉

桓公五年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免亦在喪之君以春秋之例書之則當書陳佗弑陳子免不書者不赴也六年書蔡人殺陳佗與衛人殺州吁同則其罪自見矣公羊乃云陳君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淫乎蔡蔡人殺之是陳佗之罪不著蔡人之討賊不彰矣殺公子比殺陳佗皆本非討賊而與以討賊之辭也

公穀記孔子生說

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至于商任同其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陸氏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及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廢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開成石經每年經傳混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可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真經也

孟子聖之於天道也說

孟子各本作聖人之於天道也趙注亦云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朱子集注乃云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不以聖爲仁義禮智之類天道爲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之類合孟子一例之句忽生顛倒每以爲疑且如趙注云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

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謂貧賤坎軻之人無以自盡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師友也引上四句入本句之說而不論朱子之說似經文當作天道之於聖人也而云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於此句絕不能兼攝與上四句絕不倫皆由未知經文之賸人字當作聖之於天道也而冰釋理順矣聖非聖人之謂尚書大傳子曰心之神明謂之聖洪範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小雅亦云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周禮教民六德智仁聖義忠和智仁義忠和皆所性而有則聖亦所性而有也說文曰聖者通也凡心所能通曰聖天道者凡陰陽五行日星麻數吉凶禍福以至於天人性命之理

補孟子疏一則

有求全之毀趙注求全之毀者陳不瞻

从貝譌

將赴君難聞金鼓

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云尾生與不瞻之事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玉裁按此不知其解而為欺人之語也尾生事諸書多有之若陳不瞻即左傳之陳書也哀十一年傳曰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我死爾必得志將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陳書攷陳書字子占占瞻同音劉向新序作陳不占卷八勇義篇曰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

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鬥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三書同記此事左傳聞鼓不聞金如其言而死邠卿云聞金鼓之聲採自他書不明皙新序與孟注合但謂齊莊見弑時誤耳正義謂史記之文非也又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注引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如是往其益乎不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按今韓詩外傳無此李所引與新序大同漢古今人表有陳不占中上竹汀引此李注而不知卽左傳陳書也然班氏以與申蒯爲伍則亦謂齊莊時班氏固雜採舊籍非必典要

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

玉裁白自浙東歸得見足下所刻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語識其原委乃述古堂影抄僕謂孫宣公此書僅長於邵武士人而繆漏不少姑不具論此蜀本猶粗讀之亦未盡善近有孔繼涵韓岱雲二刻本可參覈如鄒與魯闕張胡弄切鬪聲从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从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鬪鬪也構兵以鬪也說文云鬪也孔韓皆不誤此刻乃作此字从門丁豆切則大失分別門門二形之意况从門之字凡五皆易爲从門耶朱竹垞經義攷摘取鬪鬪聲从門下者七字不得其句可笑如此又如告子篇訑訑下張吐禾切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兒丁云

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詭者音怡詭詭自足其
智不嗜善言之兒今諸本皆作詭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詭音
怡此張本作詭丁本作詭而丁分別从也从龜之不同彼二刻
皆不誤此刻四詭字二詭詭僅一不譌學者何以知丁氏分別
之意耶又如匹雛下丁作疋孫氏自定云今按方言少小也音
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二刻不誤少字見方言說文
此孫說之最善者今此刻注內疋字凡五少字一皆作疋不分
則宣公佳處不湮沒耶又如盡心歆然下孫云詳此義內顧不
足而有所然也然字乃欲字之誤兩馬下以目久遠目乃日之
誤離婁何難下赴乃死難乃是難之誤滕文成隲下古覓切覓
乃覓之誤萬章卻之卻乃卻之誤滕文放勳日下云或作日日

乃日之誤離婁厲王流於彘丁音帶帶乃滯之誤公孫丑袒裋
裸裎不誤而萬章四字皆誤从疋又如滕文公師死而遂倍之
丁云義當作借古字借用耳借乃借之誤此條彼二刻不譌又
如懲艾下丁廢切丁謂丁氏也廢上奪一字孔本亦奪韓本獨
云丁魚廢切其所據為完善矣又如離婁王使人瞞夫子瞞古
覓切又音閑按瞞即覓字从目不从日此刻从日作瞞滕文公
瞞字从目此刻亦从日作瞞而盡心睥睨如也古書皆从日作
睥者此刻轉从目作睥此皆孔韓不誤者也又如滕文公咻之
嚙也下丁云按玉篇音囂召呼也此或孫氏不能攷正致誤本
流傳三刻皆同耳嚙从囂聲斷不可音囂今本玉篇部部云囂
荒貫切呼也與喚同口部云嚙與喚同集韻亦云嚙嚙同字說

文亦云嘯呼也然則丁氏書必云玉篇作嘯招呼也音義同喚
下文孫氏自定乃云今釋注意音歡爲便蓋謹譁字同是丁意
嚙卽喚孫意嚙卽謹二說不同今孔刻孟子注作謹則又用孫
說改之者也此一條疑孫之誤非刊本之誤又如高宗嫌名穀
則諱之而梁惠王篇構轉不諱初刻必不其然是可以見述古
底本非善刻也

讀爾雅釋山論南嶽

爾雅不出於一時一人之手且又備採眾說以俟折衷故一篇
內時有自相違戾者如釋山紀五嶽曰河東華河西嶽河東岱
河北恆江南衡此一說也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
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此一說也衡山漢志在長沙

湘南縣東南霍山一名天柱山漢志在廬江灣縣南先儒或從
爾雅前說或從爾雅後說毛公伏生兩大儒而詁訓傳舉衡山
尚書大傳舉霍山漢初說已乖異孫炎之注爾雅也以霍山爲
誤當作衡山郭景純爾雅注今本闕落見於詩崧高書舜典左
氏昭四年三正義所引者則曰霍山今在廬江灣縣西南別名
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
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
山不得爲南嶽又言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爲武帝在
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景純意在駁孫氏以霍山南嶽見爾雅非
肇於漢武漢武以前長沙之衡廬江之霍皆稱南嶽故曰南嶽
本自以兩山爲名言兩山皆有南嶽之名也漢武因兩南嶽不

可偏廢而衡遠霍近故併祀衡於霍耳攷元封五年登禮濤之
天柱山號曰南嶽封禪書郊祀志皆云然號曰南嶽者與元年
以三百戶封大室名曰崇高正同號曰南嶽名曰崇高皆武帝
號之名之大室本號中嶽故僅易大室之名名崇高山又名其
邑曰崇高邑天柱本不號南嶽故尊其號曰南嶽此名與號之
別也然則霍山不得爲南嶽武帝始名之其說非無據矣孫氏
信爾雅前說而不信爾雅後說故謂霍當作衡郭謂霍與衡皆
是南嶽漢武專祀霍山此兼信爾雅前後二說其截然別衡霍
爲二山則孫郭一也風俗通謂太山一名岱衡山一名霍一山
而有兩名不得其義而牽合之孔沖遠詩崧高書舜典左傳昭
四年正義惑其說謂衡山亦名霍山漢武移其名於天柱此爾
雅之霍山爲南嶽卽是衡山合二山爲一正與景純說相背而
誤會南嶽以兩山爲名之句傅合而一之以爲衡山亦名霍山
是謂以兩山爲名疏矣邢昺作爾雅疏不知據三正義以補郭
注之脫落乃全用沖遠崧高正義文而謂郭注云卽天柱山者
郭據作注時霍山爲言其經之霍山爲南嶽卽是江南之衡何
其昧歟惟衡霍是兩山故孫氏云霍當作衡郭氏云南嶽有二
惟衡山爲南嶽之說優於霍山爲南嶽之說故孫氏注疑而易
字未爲失郭氏注失之過信未能覈實古者南嶽衡山非霍山
也然則伏生在漢初何以舉霍山曰大傳不出於伏生之手其
徒各論所聞或襲用元封後名號耳

校漢書地理志注

京兆尹 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

名華陰太華山在南 按大華山之上當有禹貢二字傳寫者奪

某州藪者皆以釋職方氏綴周官也

左馮翊 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

北龍門山在北 按少梁見春秋左氏傳此綴春秋也云禹貢梁

州及道河之龍門凡言禹貢某山禹貢某水者視此所謂綴禹

貢也禹貢梁山謂冀州治梁及岐之梁禹貢梁山祇見於此東

原師云此冀州之梁岐非雍州之梁岐也汾西河東自燕京別

而南離石水所出曰梁山黃樞之南勝水所出曰岐山說詳水

地記及汾州府志然則班 襄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疆

時說治梁已非經情矣

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寢 襄懷古今字云禹貢北條荆山者

也故別之曰北條云雍州寢者釋職方雍州其浸渭洛稷周官

也此曰北條荆山南郡曰禹貢南條荆山則知三條之說自古

而然水經注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渭水之陽即懷德縣界也

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懷德縣故城也 洛水東南入渭

此非出上雒之雒水即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

者也入渭以入河故渾言之曰入河水經曰又東過華陰縣北

洛水 徵 徵韋昭音懲按左傳文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徵

入焉 音義曰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

右扶風 鄂古扈國有扈谷扈亭夏啟所伐 古扈國依元和郡

古為扈國也扈鄂古今字異音同尚書作扈秦漢作鄂皆胡

古切有扈谷扈亭下扈字依元和志補按當依說文作有扈谷

甘亭

蔡周后稷所封

按后稷封於郃土來切其地有蔡鄉亦作

詒我來牟而有此字蓋蔡即來字音釐亦音來

也郡國志無蔡縣而郃縣有郃亭併入於郃矣

郁夷

所引詩小雅四牡倭遲之異文師古

日引詩小雅四牡倭遲之異文師古

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禹貢岐山在西北為句謂雍州荆岐

岐山為郃邑漢書言山之字作岐言地之字作郃郃字地理志

再見郊祀志一見匈奴傳一見音皆巨支切中水鄉亦見說文

栒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邑

謂其地有幽鄉詩之幽國在

焉公劉之所居也幽鄉亦見

郡國志

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莽曰通杜

各本無詩曰

自杜四字惟

杜音荀

皇清經解

卷之六十三

段大令經韻樓集

景祐二年本有之按師古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此班引齊詩而顏說之也
王伯厚詩地理考胡身之通鑑注所見漢書皆如此小顏謂爲
齊詩必是龔漢書音義唐初齊詩久亡也近人或云莽曰通杜
四字乃詩曰自杜之譌則非矣古土杜同音通用故毛詩桑
土韓詩作桑杜是也杜訓塞故莽以爲名不善而曰通杜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弜中谷雍州

弜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芻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芻隄雍州川

也汧音牽凡云古文以爲者古者五經皆謂之古文此古文卽謂禹貢釋禹貢道汧以綴禹貢也不言禹貢汧山在西而云

吳山古文以爲汧山者令曰吳山古曰汧山以今綴古兼載之

也謂之古文者漢謂尚書爲古文太史公十歲則誦古文亦謂

尚書也非必孔壁出者乃爲古文矣曰雍州山者釋職方雍州

其山鎮曰嶽山以綴周官也一物而兼綴二經也職方曰嶽山

不曰周官以爲嶽山者爾雅曰嶽秦漢曰吳嶽其卽吳山不待

煩言矣云雍州弜蒲藪者謂今之蒲谷鄉弜中谷卽雍州弜蒲

藪釋職方其澤藪曰弜蒲以綴周官也云詩芻隄者師古曰公

劉詩芻隄之卽韓詩作芻隄按爾雅屋內爲隄外爲鞠鞠字林

作坻鞠隄坻三皆九六反隄从自尻聲尻从尸九聲九之入聲

得九六反俗本譌隄則不可通云雍州川也者此蒙上文芻承

出西北東入涇謂涇芻皆卽職方之雍州其

川涇芻以綴周官也芻今周禮作汧如銳反

有梁山宮秦始皇起莽曰好邑按始皇三十五年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卽

此梁山宮閻百詩云此卽太王自邠抵岐踰梁山之梁山也境音丘毀反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

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鄒入

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有垂山斜水淮水祠三所兩言古文

以爲者釋道山終南敦物之文以綴禹貢亦今古異名同實也
今日大壹古曰終南今日垂山古曰敦物錢獻之垢曰封禪書
郊祀志自華以西名山七舉岳山徐廣曰武功有大壹山又有
岳山岳與垂字形相近誤耳玉裁按汧之吳山周禮作嶽山嶽
岳一字不當武功之東又有岳山也各本垂山不容有誤垂字
篆作丞古文作殳形近物豈古名敦物之故與淮水祠趙氏誠
夫名一清謂當作雍今亦未敢輒改斜音弋奢反衙音牙

宏農郡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

五十里伊水之上當有禹貢字而不言者以其入雒而以下文禹貢雒水駭之也過郡一當作過郡二謂宏農河南也

是書經 卷之四十三 段大令經韻樓集 九

雒水出上雒至鞏亦過郡二 陝故號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號在大陽東號

在熒陽西號在雍 云故號國者綴春秋也下云北號在大陽則此當為南號矣僖四年晉假道於虞圍上陽

滅號杜預云上陽號都邑在宏農陝縣東南是也焦國見春秋左傳襄廿九年杜注焦在陝縣云北號在大陽者僖二年虞師

分爲二國似非云東號在熒陽者應劭劉昭皆曰故號國今號亭是也劉昭云今汜水縣是東號按即賈逵所云東號在制即

今汜水縣也云西號在雍者各本下有州字衍文渭水注云雍縣故城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號西號在雍雍者右扶風雍縣也

渭水注曰雍縣故城秦德公所居也晉書地理志以爲西號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號此下有縣字誤上文右扶風有號

縣郡國志無之蓋併入雍秦宣太后於此起號宮故曰西號在雍在今鳳翔府也按熒陽東號蓋即西號自雍而遷者而鄭武

公滅之大陽陝之號則晉獻公滅之韋昭云虞號之號西號也號叔之後號鄆之號東號也號仲之後說本賈逵班則以

大陽爲北號雍爲西號陝別爲一號熒陽爲東號則同 丹 各本自注少丹

水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 字大字縣名也小字水名也鈞水名水經作均丹水東南入均均水出析縣北山南入河南密見春秋左傳僖廿五年以綴春

秋也 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云禹貢澗水者綴禹貢也按此當在東斷句 陸

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 此綴春秋左傳僖廿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也 上

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

州川 上雒二字見左傳哀四年及竹書其名古矣謂地在雒水之上源也云禹貢雒水者所以綴禹貢也禹貢五言雒故

皆改爲洛矣則此四字何所承乎天下讀書人之習焉不察類如此矣過郡二者 宏農河南二郡也

河東郡 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

爲虞公爲晉所滅 大陽者應劭曰在大河之陽按水南爲陰水北爲陽縣在河北故曰大陽也故城在今解

州平陸縣東北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即今平陸東北五十里虞山上故虞城虞吳古字通用云周武王以封大伯後於此是爲

虞公者吳世家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公史記公字今譌仲非也史記云求大伯虞仲之後此云大伯

後者大伯無子虞仲爲大伯後史兼言之此專言之皆可以明兄弟相後之義也周章既君吳矣又君虞仲於虞者廣大伯之

後即廣虞仲之後也云為晉所滅
者春秋僖五年晉人執虞公是也
丁度云此左傳
郇瑕氏之地

猗氏 故城在今猗氏縣南二十里俗謂王寮村
解 故城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即春秋左傳之解梁城也解音蟹

說文劉字攷

說文無劉字而有鑷字注殺也攷爾雅釋詁左傳杜注成十年

書孔傳殷庚皆曰劉殺也則鑷必劉之誤可知矣說解無从金

留聲之語則鼎臣所據謬誤殘缺可知矣楚金云左金右耶耶

下有刀刀字屈曲轉寫譌田其說是矣况竹部有斲水部有瀏

皆劉聲書內又有劉劉杙劉向劉歆以許訂許金部當正篆作

劉補解云从金刀耶聲斷乎不易凡不知鑷篆即劉篆之譌者

妄也若夫劉之从耶聲不从耶聲則又斷乎不易許書耶冒也

象開門之形耶古文酉就也閉門象耶耶古音同在音均弟三

部卯聲之字有昴賀字耶聲之字有珣芾作萌耶今作柳非許

古文耶今說文耶今說文留聖此字獨从留會意非形聲上

西耶今說文留聖不當从耶可知陽冰妄人乃

云从卯卯時人不臥 命今說文命今說文命今說文

不足為怪獨卯金刀之說漢之帝王臣庶無不惑之沿至於今

罕知其謬許君之造說文也所以正一切不合孔氏古文謬於

史籀之野言者也卯金刀其一也而不列之馬頭人人持十屈

中止句以豕為豕以豕為豕之列者業經舉例可以類推也王

莽傳光武本紀春秋演孔圖春秋漢含孽皆言卯金刀而何休

注公羊傳亦有東卯西金漢姓卯金刀之語蓋祕緯圖讖歌謠

野說莫不析字為之不顧倉籀六書之理小言破義邪說誣民

康成用緯尚擇其是者邵公則兼取鄙俗許君字必作劉从𠄎
 既已盡埽氛霧何至今學者尚惑於東卯西金也蓋形聲一書
 既取疊韵必兼雙聲故𠄎𠄎同在同音第三部而齶聲則皆取
 諸疊韵又雙聲者劉之不可𠄎聲猶昂賀之不可𠄎聲也若吳
 志虞翻傳注一條學者多不能讀今試為理解之堯典今文本
 作桺谷或作桺穀見於尚書大傳及周禮注者是也今之古文
 尚書作昧谷者鄭注所定也翻別傳曰鄭所注尚書古大篆𠄎
 字此句𠄎字今為卯讀當為桺古桺𠄎同字此句今刻柳卯而以爲昧此仲翔
 以古文讀同今文求諸疊韵也桺𠄎同字謂古字𠄎可代桺故古文尚書𠄎谷即桺谷鄭
 之必讀爲昧者蓋求諸雙聲鄭所據壁中古文必本作𠄎字𠄎
 昧雙聲故以爲昧仲翔未悉其微意也要據二家之說𠄎𠄎本

不爲一字了然是以裴世期云翻謂古桺𠄎同字今刻𠄎竊謂

其言爲然謂桺𠄎同字非謂𠄎𠄎同故雷劉聊桺四字今刻同用此字以從

聲故也此字謂𠄎字與日辰卯字字異音異字異今刻本多譌作字

之異了了語意甚明觀下文乃更可見蓋自漢後作隸者劉雷聊桺字多从𠄎仲翔所去古桺𠄎同字俗或不解故世期辨別

之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觀此可知从卯之劉爲異說

今未能詳正世期不能割決然世多亂之觀虞裴之言正可見𠄎𠄎不

同字劉雷从𠄎不从卯而今人乃誤以爲𠄎𠄎無二字劉雷从

𠄎不从𠄎之證甚矣其惑也𠄎𠄎俗既不分以致經書淆亂然

有不能淆者詩泮水芾字見說文鳧葵也音桺韋昭萌藻反則

字必作茆周禮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如卯其字

皆从𠄎若康成訓鳧葵則字作芾皆彼此所據之字不同學者

知虞裴卯叩之辨知雙聲之說則知卯金刀之出於讖緯里言
叔重所不取之意

說荷

爾雅釋草於一物而特詳者惟荷曰荷扶渠謂其葉也何以謂
之荷也言何其大也猶大根駭人謂之芋也草木之葉無大於
荷者也何以謂之扶渠也渠者水所居葉若扶水而出故曰扶
渠也其莖茄何也謂葉之莖也茄之言柯也古二字同音矣以
上言葉俗人不解以爲言華乃妄增其葉遺三字陸德明謂古
本所無也其本莖者何也蒙葉而言謂葉之本也何以謂之莖
也藿互於泥土中淡密不可見卽今俗所謂藕也其華菡萏者
何也旣言其葉乃言其華也菡萏者何也說文曰菡萏扶渠華

也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發之言放也菡之言弓也萏之言
潭也弓者草木之華未發函然潭者含淡也夫容者言其鋪榮
丰容也爾雅不言夫容者略也鄭風隰有荷華毛公曰荷華者
荷扶渠也其華菡萏陳風有蒲與荷又曰有蒲菡萏毛公曰荷
扶渠也菡萏荷華也蓋與爾雅同矣其實蓮者何也蒙華言實
也爾雅所謂榮而實者也蓮之言猶連也連者負車也負車者
輦也以一莖負房猶輦者輓繩牽車也下言其根藕者何也蒙
華實而言謂華實之根也上言其本莖矣華與葉有異本與本
全根偏本下根上故以根系諸華實也謂之藕者何也藕之言
有耦也凡菡萏之出也必偕一葉華葉兩莖相比俱出如耕者
之耦然爾雅字作藕作藕六書之會意也說文從草水馬聲非

造字之意矣篇韵皆藕為正體蕩為或體是也藕之本義謂華之根今則呼莖為藕矣說文杜林曰藕一名董言其光潤也左傳予髮如此董董是也蓮之房中有子焉曰的謂之的者何也言其白也凡果實之自謂之覈俗作核亦謂之人俗作仁的中蕙者蒙的而言俗謂之蓮心是也的蕙不見說文者以蓮賊之也說文之字作的意也爾雅之言次第井然說文列字之次第失之花之莖亦曰茄互文錯見也凡俗言荷華言蓮華言藕華者以其葉實本名其華也爾雅統名之曰荷說文統名之曰夫渠皆以其葉目其全也其莖類君子之直立其葉有容而不留物風雨馮陵而不沈溺枯悴而不飄揚尤為可貴者也是以爾雅統名之曰荷

與章子卿論加字

愚昔時謂言語筆墨有所附益可用謂以別於增既乃自知其非尋說文之訓增者益也諧者加也加者語相諧加也誣下亦曰加也是則誣諧加三字同義轉注皆謂飾辭毀人也加从力口謂施力於口諧與增義不同是不可以用諧代增明矣今本說文加下云語相增加也改諧為增大失許意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二注未為明了而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叟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

不欲加諸人惡訐以爲直者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唐人所稱論語加字義訓皆與說文合馬袁二注皇邢二疏之所不及也子貢因不欲人之加諸我而願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賜所及者蓋論人之非不溢本分一字此事最難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又曰君子惡稱人之惡者是惟聖人乃能不加諸人而賢者則有所歉孔安國釋非爾所及云言不能止人使加非義於己也夫人之毀譽我我庸能禁之乎故知非爾所及專承無加人言也

與胡孝廉世琦書

玉鏤孝廉足下洛誦大著真小爾雅之功臣也顧讀書有本子之是非有作書者之是非本子之是非可讎校而定之作書者之是非則未易定也今卽以四尺曰仞一條言之大著援禮經杜三仞賈公彥疏士杜三仞大夫五仞按此語本禮緯周禮節服氏義疏引禮緯含文嘉公羊襄十六年疏引稽命徵含文嘉皆云天子杜九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廣雅司馬彪與服志及爾雅釋文皆本之要之緯書多有不可信者其可信者康成氏未嘗不用之矣大著乃以爲仞必當四尺之證辨則辨矣而未知此緯之無理也無論七尺八尺之仞患其難用卽依四尺計之九仞至三丈六尺七仞二丈八尺不亦太高矣乎周官九旗旣以物色爲尊卑杜之高庠差次以尺計足矣不必以仞計左傳昭十年齊侯使公孫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然則大夫於諸侯祇爭三尺耳楚靈王之爲令尹也爲

王旌以田芊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但云斷之不
言數所斷亦有限禮緯依託貴多之文而不計其適用與否宜
乎漢人注經不之用也仞或言七尺或言八尺以考工記匠人
澮廣二尋深二仞斷之固斷非廣深皆十六尺而異其名仞之
必為七尺可定矣

書類篇金部後

昔注說文於今本鉞車鑾聲从金戊聲引詩鑾聲鉞鉞訂知必
當戊聲既詳辨之矣今日偶拈集韻十四秦曰鉞鉞噉三同呼
外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喜集韻未誤汲古閣抄本
曹棟亭刊本偏旁雖作戊守之戊然戊成不分者刻本之常丁
度本無誤也入聲十月內戊鉞二同王伐切絕不云鉞又鑾聲

呼外切則知丁度所據說文有勝於徐鉉者鉞與鉞迥非一字
也至類篇金部則大書鉞鉞而云呼外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
鑾聲鉞鉞又王伐切斧也鉞有二義二音有鉞無鉞而說文
之書乃失去鉞字以戊之俗體當之誤始於徐鉉成於作類篇
諸公

釋拜

拜者何也頭至手也
說文手部曰擗頭至手也从手擗聲惟頭至手故篆文左从手入於手部各本譌為首至地則其字何以从手乎沈氏果堂乃曰說文當作手至地則又誤甚顧氏亭林日知錄且分析之曰首至手則為拜手手至地則為拜不知拜與拜手無二也試問尚書言拜手稽首他經言拜稽首可以區而二之手惟拜頭至手跪而拱手齊於心頭至於手也若稽首頓首則拱手至地前於地前於手故曰惟拜頭至手陳祥道禮書言拜儀取為繆悠可置之不辨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謂

之空首大鄭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何休注公羊傳曰

宣六年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尚書曰大甲中拜手首至手皆其

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解字曰跪者所以拜也謂拜者必用跪

今本尊所以二字凡全書內既跪而拱手尚書大傳曰立則磬

所以二字往往為淺人刪去拱斂手也檢拱也檢之言斂手本分而合之杳之則有尚左手

尚右手之別詳後古空首稽首頓首肅拜皆必拱手揖必拱手

厭必拱手立時敬則拱手如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論語子路

拱而立是也行而張拱曰翔凡拱不必皆如抱鼓也推手曰揖

則如抱鼓拜手則斂於抱鼓稽首頓首則以其斂於抱鼓者

下之引手曰厭則又較斂於拜手學者知拱而後可以知拜而

頭俯至於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卿子曰平衡曰拜是也

揚倛曰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玉

裁謂楊說殊誤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注曰上

衡謂高於心平衡謂與心平人跪而拱手頭至於手與心平此

拜手之儀也平衡正與曲禮同不得云殊矣若云頭與腰如衡

之平則換手平腰頭斷不能至平腰之手今試踈而習之可憐

然矣故知空言不可以學禮也賈誼答經曰跪以微磬之容拜

以磬折之容磬折之說至近日程氏瑤田始明其言曰考工記

兩言倛句磬折即磬氏之倛句一矩有半也磬之倛句為一矩

又益之以半矩縣磬之孔得其度則縣之股邪而鼓直凡曲禮

弟子職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縣身如磬鼓頭項

如磬股也容經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

舉項衡以下寧速毋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低此正荀卿所謂平

祝

大甲中

謂拜者必用跪

尚書大傳曰立則磬

折拱則抱鼓按說文

拱之則有尚左手

拱論語子路

推手曰揖

以其斂於抱鼓者

而後可以知拜而

頭與腰如衡

之平則換手平腰

頭斷不能至平腰

之手今試踈而習之

可憐然矣故知空言

不可以學禮也賈誼

答經曰跪以微磬之容

拜以磬折之說至近日

程氏瑤田始明其言曰

考工記兩言倛句磬折即

磬氏之倛句一矩有半也

磬之倛句為一矩又益之

以半矩縣磬之孔得其度

大

甲

中

拜

手

首

至

手

皆

其

證

也

何

以

謂

之

頭

至

手

也

說

文

解

既

跪

而

拱

手

尚

書

大

傳

曰

立

則

磬

折

拱

則

抱

鼓

按

說

文

拱

之

大

甲

中

拜

手

首

至

手

皆

其

證

也

何

以

謂

之

頭

至

手

也

說

文

解

既

跪

而

拱

手

尚

書

大

傳

曰

立

則

磬

折

拱

則

抱

鼓

按

說

文

拱

之

大

甲

中

拜

手

首

至

手

皆

其

證

也

何

以

謂

之

頭

至

手

也

說

文

解

既

跪

而

拱

手

尚

書

大

傳

曰

立

則

磬

折

拱

則

抱

鼓

按

說

文

拱

之

大

甲

中

拜

手

首

至

手

皆

其

證

也

何

以

謂

之

頭

至

手

也

說

文

解

既

跪

而

拱

手

尚

書

大

傳

曰

立

則

磬

折

拱

則

抱

鼓

按

說

文

拱

之

大

甲

中

拜

手

首

至

手

皆

其

證

也

何

以

謂

之

頭

至

手

也

說

文

解

既

跪

而

拱

手

尚

書

大

傳

曰

立

則

磬

折

拱

則

抱

鼓

按

說

文

拱

之

大

鄭

曰

空

首

拜

頭

至

手

所

謂

拜

手

也

何

休

注

公

羊

傳

曰

之

空

大

鄭注周禮大何注公羊宣六年某氏注尚書召趙注孟子盡心皆曰

拜頭至地曰稽首拜重手故字从手詣重首故字从首也說文首部

詣篆下云詣首也頁部頓下云頓首也詣首頓首漢人常語詩兩言稽首毛公皆無傳詣下云詣首頓下云頓首說文之例如此淺人皆改爲下首也於義未合說文又曰覓古文詣

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鄭注周禮大祝叩者何斂也斂者何擊也見說文

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斂觸其額是之

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

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經十七禮記

羣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有二與曰無二也凡經典言頓首

者惟左傳言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申包胥九頓首於秦哀公以國公故皆即稽顙也何以知其無

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

又禮弓注曰稽顙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

頭叩頭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謂之顙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顙何曰顙者猶今矣

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顙與稽首異也荀卿子曰平衡曰拜下

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即鄭君之頭至手曰空首頭至地曰

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其言淺淡之度詞略異而意實同也孟子

若崩厥角稽首若崩者千萬人一時下跪也厥角稽首者其人或頓首或稽首也厥角者注去額角犀擗地此正謂稽顙額角犀即顙也擗地即觸地也

周禮大祝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

經與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

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權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與他經

是書經解 卷之百二十三 段大令經韻樓集 辰

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即拜手也

空首字惟見於穆天子傳而此

書固未可信云天子賜七萃之士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諸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夫再拜固再空首矣又云空首何也且諸侯於天子必稽首何以與七萃之士異禮也即此可定此書之偽拜者拜手之省文也

也禮經十七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即稽顙也

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

尚書太甲中正義曰凡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是為稽首按此語甚明析惠氏天牧禮說乃云手先據地首乃至手其實手在地頭在手故拜手與稽首連言是一事非兩事

孔傳合為一得之孔疏分為兩非也惠語殊謬因拜手而拱手至地則手至地僅前於刺頭至地必前於手斷不容在手若

不拜手而徑稽首則頭容可在手試跪而習之可知矣故連拜而稽首斷然首至地不至手也偽孔傳於太甲中但釋拜手云

首至手於召誥則云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其語始完未嘗合拜手稽首為一事也若陳氏祥道云拜手手拜也稽首首不

至地稽留於手也頓首則首頓於手而已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無一不謬

空首而後頓首也

凡經言拜稽顙者皆先拜手而後頓首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

稽首者敬之至也

郊特牲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稽顙者哀之至也

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檀弓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凡祭必稽首

禮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左食祭特牲饋食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諸侯於天子稽首

左傳僖二十八年重耳敢再拜稽首是也哀十七年哀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侯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韓宣子

辭國語王使召公過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曰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是皆諸侯

於天子必稽首諸侯相於拜手之證也有言拜而稽首在其中者古人之省文如僖九年齊桓公受賜胙下拜登受此拜必再拜稽首也亦有言

大夫於國君稽首

燕禮大射禮所載再拜稽首是也郊特牲曰大夫之

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於鄰國之君稽首 聘禮公食大
此大夫於君必稽首之證也 拜稽首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所載再拜稽首士 於君
相見禮他邦之人使擯者還其摯再拜稽首受皆是也

夫人鄰國之君夫人稽首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見衛夫人南子
傳襄二十六年宋夫人使饋錦馬於合左師左師再拜稽首受
之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籃方其實棗栗賓之受如初

禮如初禮者如上文卿勞之儀勞者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再
拜稽首受也又下文夫人使下大夫皮弁歸禮賓如受饗之禮

明日拜禮於朝則亦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 尸許諾主人
皆再拜稽首可知 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 尸許諾主人

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尸許諾主人
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鄭重之至

以定其為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必再拜稽首
者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為授女故主人不荅拜聘禮郊勞

賓用束錦饋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饗饋
饋大夫大夫北面當楹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
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餽賓賓再拜稽首

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賓尊君客之再拜稽首也 禮鄉射禮以及他篇之拜皆是也
凡行禮必拜手凡敵者拜手 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

卿大夫士互相於一也 士於卿大夫亦敵者也其皆相拜手為
敵者之禮其為火來拜士一大夫再之

類為 凡諸侯相於拜手 周禮司儀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相
為賓言拜不言稽首哀十七年哀公拜

齊侯稽首此齊侯之失禮也至於頓首即稽首乃因禮故經罕
言頓首者賈公彥周禮義疏乃云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尚書

大甲中王義云諸侯相於則頓首也檀弓正義云頓首平敵以
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惟頓首也此至為無稽禮

經禮記春秋傳皆無 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 燕禮大射禮聘
平敵用頓首之語 禮公食大夫禮

所載君 凡喪必稽顙以拜賓即頓首也 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
拜是也 禮公食大夫禮

記言稽顙 者皆喪事 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而拜手
者 所以為敬如文三年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公降拜襄四年
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昭九年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
拜昭十六年子產拜 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 如雒誥成王拜手
使五卿皆拜皆是也 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二十四年鄭伯稽首於晉侯僖二十三
年晉重耳稽首受野人之塊襄十五年宋人稽首而告子罕哀

二十年吳王拜稽首於趙無恤之使宣十五年申犀稽首於王
之馬前馬前非稽首之地以報父讎故宣二年士季稽首而對
靈公以君有善言故僖十五年晉大夫三拜稽首於秦伯以君
見執故廿三年重耳降拜稽首於秦以歌六月故襄十九年季
武子再拜稽首於晉以歌黍苗故二十五年鄭子展再拜稽首
於陳侯以陳幾亡故成二年韓厥再拜稽首於齊侯以齊侯將
見執故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再拜
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如
稽首於齊之簞食壺漿以出亡故
七年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定四年申包胥九頓
首而坐以國亡故昭二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以
逐君故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欒施以偽為排難解紛故
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子家羈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故是皆
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事制宜之謂也

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是吉拜也
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也

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首未有
不用於凶者也鄭注周禮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
下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

之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注檀弓曰拜而後稽顙
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後拜此周之喪拜也
雜記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
吉拜注曰謂受問受賜者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
吉拜按此三注略同皆謂三年喪及齊衰杖之喪則稽顙而後
拜此周禮大祝之凶拜周之喪拜也齊衰不杖以下則拜而後
稽顙此周禮大祝之吉拜殷之喪拜也夫檀弓之拜而後稽顙
為殷喪禮稽顙而後拜為周喪禮未知鄭之所據攷之各經則
皆言拜稽顙絕無有言稽顙拜者惟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
而不拜國語則云拜而不稽首是檀弓未可為先稽顙後拜之
證孟子書言子思北面稽首再拜闕伯詩謂子思用凶禮恐孟
書不為典要閻氏未免臆斷竊意拜後稽顙自是周禮如此孔
子因古禮稽顙而後拜願乎其至願三年之喪行此則謂稽顙
後拜為殷禮似近之且周禮注云殷之喪拜周以其拜與頓首
相近故謂之吉拜鄭說謂頓首為叩頭即知頓首與稽顙無二
安得云先拜後稽顙為與頓首相近耶拜而後稽顙與拜手稽
首相似疑此注當本作周以其與拜手稽首相近轉寫者誤之
耳白虎通云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據文義疑
之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
順其文質也拜手為文稽首頓首為質周人先文故先拜手後
稽首殷人尚質先稽首而後拜手何以為文稽首頓首何以為質曰
文之先後當亦同或問拜手何以為文稽首頓首何以為質曰

夫禮之初有所敬者頭至地而已有大哀者頭觸地而已皆匍匐而不以手為之節度也聖人制禮乃作為拜手之禮頭至於手手節度其頭而四指與頭皆展其禮矣既拜手而復稽首者自明其敬也既拜手復頓首者自明其哀也拜手以禮人稽首頓首以自寫其哀敬也雜記受問受賜者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謂稽顙也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謂當拜者拜當稽首者稽首也即大祝之吉拜也頓首本專為凶拜後因振動他用有如穆嬴申包胥者遂以為請罪之拜戰國策中山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一為請罪之辭一為有求之辭絕然分別蓋非請罪不頓首也獨斷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兼言稽首頓首者蓋稽首為對揚之辭頓首為請罪之辭故先言稽首繼言頓首死罪其文字存於今可考者蔡邕成邊上章首云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首云尚書令臣囂等稽首言末云臣囂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許沖進說文解字首云召陵萬歲里公乘臣沖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漢百石卒史碑首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後云臣雄臣戒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皆頓首死罪連文也後漢書胡廣傳注引漢雜事曰凡羣臣

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按依此似今本獨斷朝臣曰稽首之下衍頓首二字

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

謂一拜也論語問入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下經有明言一拜者

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士見於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其辱賓退迷再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進筵受醴雜記孔子拜鄉大夫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若聘禮公一拜賓降也公再拜公食大夫禮公一拜賓降也公再拜則皆非先一拜後再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乃是再拜之閒記賓降耳

衰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衰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

經言三拜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注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少

賓及左傳或言三拜稽首五年或言三拜襄四或言九頓首

定四 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肅拜者何謂也舉首下手之拜

也鄭司農注周禮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鄭注少儀曰

肅拜拜不低頭也說文擡下曰舉首下手也按今本說文譌

作舉手下手左傳或六年正義引同李善西征賦注引拜舉

手下也皆係誤本推左傳成十六年釋文引字林擡舉首下手

也為不誤程氏瑤田通藝錄引以正說文譌字云言舉首者以

別於諸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必下其首也首不下而但下其手

故曰舉首下手玉裁謂兩征賦注亦誤而有拜字為最善跪拜

而舉首於三拜之外別為儀故以殿九拜之末先鄭云但俯下

手言但者正謂首不下少儀注拜不低頭玉與舉首合不知何

人刪去不字云拜低頭則不可解矣拜末有不低頭者故言不

以別之也先鄭以擡訓肅拜說文字林皆云擡拜舉首下手也

本不誤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擡是謂擡不跪左傳正義云擡

如今揖之小別引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擡潘岳

西征賦述亞夫事肅天威以臨顏率軍禮以長擡皆謂擡不跪

殊誤不跪不得云肅拜因學紀聞宋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

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唐武后時婦人拜始不跪

見唐張建章渤海記然則唐時女主變亂典章流毒至今猶有

存者要其端起於晉人之不解擡字矣以男子拜手稽首拜而

後稽顙例之則婦人亦必肅拜而後稽顙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

而後手拜亦必肅拜而後稽顙

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為婦人之常猶拜手為男子之常也

釋名曰拜

於丈夫為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為拔自抽拔而上下

也按各本本譌作扶釋名一書皆於音求義作扶則不可通自抽

拔正謂不低頭上下正也鄭司農注肅拜云介者不拜故云為

介而拜也左傳亦當有拜字耳婦人肅拜者其常也婦人以肅

為尸坐則亦肅拜非為夫為長子之喪皆肅拜而已

拜當男子之空首舉首下手蓋拱手高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

鄭注少儀曰手拜手至地手至地如男子之稽首蓋拱手至於

地而低頭不必至於地也士昏禮舅姑既沒婦人三月乃奠菜

拜扱地坐奠菜注云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然

則婦人敬之至而手拜正猶男子必敬之至乃稽首也其拜舅

姑亦肅拜而已鄭注云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鄭意

謂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為他喪則雖不頭叩地而亦手至地

非也手至地為婦人之吉拜猶稽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少儀

喪主則不手拜即喪服小記之為夫與長子稽顙也不手拜者

於男子之喪拜三年及齊衰不杖以下皆稽顙其他喪則亦肅拜異

首者如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婦人之振動也頓

古者揖不曰拜今俗語或云拜揖非也說文云攘者推也揖者

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周禮土指時指天指謂

推手小下之為土指推手小舉之為天指推手平之為時指也

引手者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

以為讓也賓厭眾賓此用引手也謙若不敢前也今文厭皆作

揖故說文揖下曰攘也一曰手箸臂曰揖手箸臂即鄭所謂引

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之證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擗

儀禮疏云厭或作擗古字義亦通周禮釋文擗於至反宋本不

誤俗改為於立反此皆妄謂擗即厭而不知其音其義皆迥殊

也左傳敢肅使者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擗此擗字正揖字之誤

今揖者今人揖與古異古揖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

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杜意如此改此指為擗猶改儀禮之厭

為擗也引手箸臂曰厭於涉切蒼頡篇伏合人心曰厭於冉切

周禮經文云以享右祭祀

謂拜神拜尸拜賓也鄭注奇拜衰拜

注主謂祭祀言頓首非拜神之拜士虞禮祭用再拜稽首送賓

用拜稽顙畫然分別然不可謂稽顙非士虞之拜也是祭祀中

非無頓首也特牲饋食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

稽首此拜神也下文迎尸於門外尸即席主人拜安尸答拜

則拜尸不稽首下文尸親嘏主人再拜稽首受黍此雖受諸尸

實受諸神也故再拜稽首仍是拜神下文嗣舉奠之北面再拜

受肝之皆為拜神可知矣少年饋食禮意同凡特牲少年主婦之拜皆肅拜也或問祭祀亦有振動與曰如宿尸之再拜稽首是即振動也

凡拜吉時拱尚左手凶時拱尚右手內則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注曰左陽也右陰也奔喪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曰尚左手吉拜也引逸奔喪禮曰拜吉喪皆尚左手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曰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按此三記皆謂拱手也皇侃論語微

內外之宜拱鄉飲酒禮字作共鄭注曰共拱手也皇侃論語微謂尚左男拜如是男之吉拜如是喪拜反是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是外是謂尚右女拜如是女之吉拜如是喪拜反是立時坐時拱手之儀皆然喪服記祛尺二寸注曰祛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

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又賈子容經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隨前以舉者

正謂吉則舉左手在前凶則舉右手在前也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曰致首於地以左手覆案右手此亦取尚左之意但謂右手掌據地左手掌按右手上恐非古稽首之儀古稽首頓首空首肅拜皆必拱手或問何以知必皆拱手非如今人兩

手也口跪而兩手伏地此之謂匍匐說文曰匍者手行也匍也釋名曰匍匐小兒時也匍猶補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伏也伏地行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盡力之勤猶亦稱之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也孟子書言赤子匍匐將入井然則成人行禮斷無有匍匐者蘇秦之嫂蛇行匍匐四拜此足恭之甚者也故知必拱手也且稽首頓首皆與拜手相因則亦必

因其拱也然則玉藻何以言稽首據掌致諸地乎曰據掌致諸地此蓋謂賜果於君前之類非如禮賜之必降拜乃受者擊物於掌中上向而致首與手背於地其時之稽首則然正以見凡

稽首不然也稽首固盡人所知豈必於此贅此五字哉可以知此五字之不為常矣曰吉拱尚左喪拱尚右何以

奔喪尚左也曰此謂吉喪也謂小功以下為吉喪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三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段大令經前樓集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三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段大令經前樓集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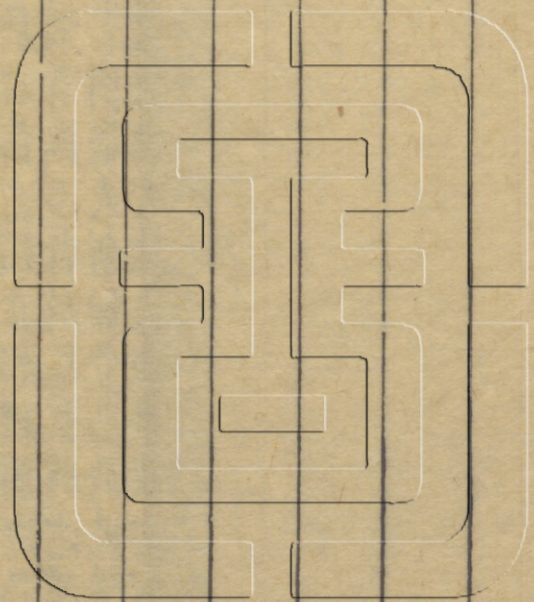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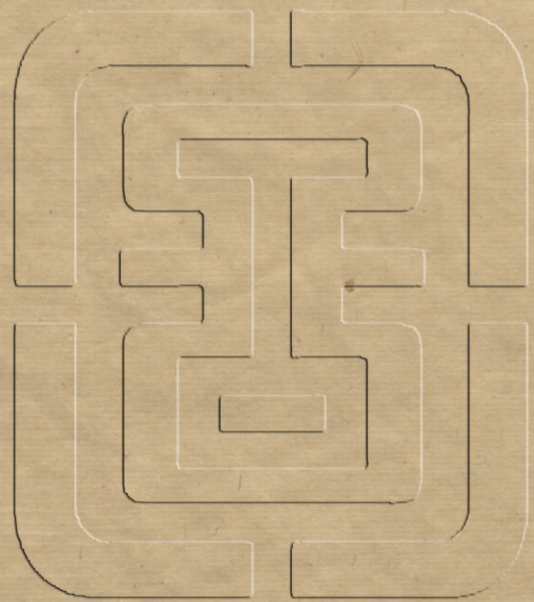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段大令經前樓集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三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段大令經前樓集



皇清紀元

卷之三十三

三

